

題吳虎侯集序

昔慧洪贈邦基曰殿前

天子必須師友

但恐功名纏縛人耳予讀虎侯詩文未嘗
不三復此語虎侯與余交二十年其聲容
言笑余悉詳之為人常蹈古逸民風與冒
雪尋梅携雙柑聽鷓者殊上下然以禮自

牧獨處一房如對嚴賓馬童子試數不利
以是十載間絕匿名迹隱藏山谷所學益
博雖人素聞其業賢勸少貶技顧拂然曰
丈夫斷之于心久矣何富貴之為才既高
達而議論尚竒多別流俗故出入經史踔
厲風發率常屈其坐人凡編簡所存大之

江河高之山嶽珠玑華實靡不索買尤慷
慨志烈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任其情恣壯
歌世傳天寶後詩人每為流寓之言寄興
于江湖僧寺間可以知虎侯之感激多風
矣性善于三蕉當韶春麗景跨馬刺舟噴
噴程鄉千里故事但苦家貧無鑿落盞琵琶

琵琶槽苦寒士未逐寶馬隊且艱得錦屠蘇
白玉蓮花飲轍回鞍扶彈狂吟輕薄篇余
固語曰君詩豪但當倚將軍勢剛咲酒家
胡而已虎侯以是名藉藉震于海之隅海
城孫郁離紫文兄納幣泛遊余與非鳴其
若諸君且踐酒咬詩索江上暮雲句矣獨

虎侯性弗事家室豫然得其意飛迅鼓楫
汎海凌山澤盜疑其衆資欲劫吳數數自
循其內衣劫不解舟中無人色而吳意氣
自如益嘯歌劫終疑之謂選武時大屈縱
舟里許劫聚強者十餘人刀劍交擊吳自
審不解因抱書長泣自傷少年志不就之

酒越痛舟無善文者其脫去人言吳臨水
嗚嗚有三四言謂是沒相詞惜不傳余輩
聞之樹靜檣稀感知幾何今春其徒郁離
紫文同其乃郎長水理遺句緝斷文向余
序之余虎侯博約溫潤文類于銘頌挫清
壯文休于箴優遊彬郁文協于頌閑雅平

徹文長于奏發聲成詩矢口作賦投篇援
筆宣之斯文余梁溪人皆以時技啓其家
虎侯獨以古故中秀外慧聲清体便每如
連鼓速碎之聲激空透遠異于衆樂然吾
橫眼覩金紫材辨出虎侯下者衆甚虎侯
居不過餘畝職不過青衿下駑與劣驥或

取公鄉虎侯獨遇敵終顧中州天仙籍未
嘗着吳姓絳紗大字也豈虎侯相不當取
重今日耶不幸矣余聞才人死必烏啣青
硃砂成壘葬之乞令十餘年來猶僅覲蓬
萊之安期見喬山之帝像謂是了虎侯一
生事而已余輩泛吞聲飲限焉知王侍郎

旌節花不漫沙汭照見而虎侯憂巖巖偃
高濤究杭孤遊焉知不以銀河門收拾人
間異書造冊別錄哉余輩點定此集聊使
天下沒世知有吳郎然不以此測虎侯也

梁溪社盟弟馬世奇漫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馬世

五



刻吳虎侯遺集文卷一

梁溪吳寅虎侯著

白狼單思恭惠仍閱

門人孫閔基郁離較

孫閔奎紫文

存稿自序

予爲童子時輒搦管學爲文云枵腹寔不窺一斑意氣詡詡豪傑自命凌厲一世矣受經歸
嚶嚶然曰吾其爲今之人歟毋寧爲古人也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或卽而問所以睨而笑不荅蓋余故枵腹寔不窺一斑乃一時儒先輩咄咄嘆此郎君奇庸詎知余寔無他奇然下筆爲文亦不屑爲餽釘語家大父私心喜謂孺子可教因出海內博士家言讀之則喜已又出成弘諸君子證讀之則益喜已又稍稍出歐蘓所爲古文辭讀之則益又喜喜輒慕慕輒問能肖於是儒先輩益咄咄嘆此郎君奇頃刻千言筆不少注蓋不啻轉轆轤而出之坐是蓋亦不淡思沉詣云自是乃始憐然悔其少作也喟然曰丘明子長非人歟如亦人也寧詎不可學而至立起取墳典丘索下至北地濟南之書讀之蓋慨然以古文詞自命制舉之業直土苴耳偶檢少年文輒欲付之火其存者火之餘耳姑自次第以志吾誤耗壯心有如此若其文何足言何足言

澹寧居問業序

余幼喜奇服好爲誕奇詭異之言以故每歲上書州里俱報罷然多所得四方君子私暱言語

甫出謬相矜貴里君子馬君常兄弟尤暱余甚
余踪跡詭秘多跌宕酒人所君常每藝成遣平
頭奴馳覓余曰非虎侯誰定吾文者丙丁之間
若常下帷崇安蘭若暴糧問奇字者履綦聲相
錯余得從壇坵上縱觀諸君嘔心枯髯狀無不
人人賈勇以一當百余亦奮袂起意甚得及君
常篝燈丹鉛余得從肘後細披諸君子嘔心枯
髯言無不一可廢百余亦未嘗不投袂走頭骨
欲柔也蓋君常於此道攻苦數年格凡幾變至

於今絕去粉澤一按古人心髓達以神腕不啻
對鏡寫照良工苦心矣諸君子守其師說而又
各殫慧力出之文安得不日奇蘓君之時儀何
敢言余之強項又安得不柔甚矣湯玄甫之言
似君常也其言曰 國朝王唐四家言僅足當
初唐四傑沈宋王孟至今未有所屬蓋王唐諸
公服膺韓柳四家言猶之初唐四傑能服膺曹
劉言一變齊梁之習也其功均之在草昧今吳
楚之間文氣日雄非西京以上不以出諸口故

六經離騷始入括幅蓋家周漢人屈宋也故沈宋王孟至今未有所屬若余師者良工苦心矣余絕歎以爲知言玄甫他日又唁余虎侯無恙幸勉旃余亟出別痕示之曰嚶慎母言吾愛吾足玄甫笑謂余孟浩然以布衣放歸襄陽不失爲唐三百年一人吾子卽異日對天子誦不才明主棄之言放歸九龍容何傷余避席起驚失七箸玄甫好持論蓋如此

單惠仍詩文集序

單子惠仍生未十歲稱一介藐孤輒能讀先孝廉所遺書其所爲經生言已能令州人士側目矣則起而嘆曰吾奈何寢處老儒生言哉老儒生言寧足老單子立起搜古人書讀之文上自羲畫詩上自三百篇以至近代文章家言靡所不揚推其所爲詩歌古文詞遂變化千古而出以心靈至虛恒持論多弗肯強同目前諸君子自是單子名藉藉名流間益復令州人士側目矣然坐是以奇服故遲遲州里選彼已之子議

於室曰此夫不蜚不鳴者也何足憫吾目目盡
白矣而單子志益豪梁溪生吳寅者爲人大率
類單子早歲稱藐孤同發憤觀古人書同以奇
服遊遊於里選同始而側里人其同既又白其
其同爲古文辭左袒古人及矯目前諸君子同
諸所遇合無弗同單子者乃梁溪生則益發大
願以居士身生如來家爲佛弟子矣而獨好單
子詩文稱之不置口單子謂居士曰子儼然受
持如來法稱佛弟子矣聞之如來所說法一切

法界如幻諸佛如影菩薩如夢一切世間如化
諸佛所說法如響吾與子任幻世間其如影響
至所爲詩古文辭則又幻影也取而哀之而藏
之何異吹氣貯管取空盛器也吾子不加呵焉
而又稱之何故居士曰不然吾與子相對之我
皆幻相也一切所作之務何賢何愚何淨何染
種種皆幻影也物無非幻者吾將安所擇不幻
者而稱之昔者伏羲氏幻若無聊以其幻想仰
觀幻象俯察幻法幻而成八卦此文宇所自始

也自是而後幻思日巧幻業日工自才人學士
下逮里巷婦孺皆能以幻居無聊之思幻而為
聲則為詩歌後之幻人樂而傳之幻而為載籍
故一切載籍皆貯氣之管盛空之器也何獨於
吾子之言而幻置之單子曰雖然子嘗語我我
與子俱有不幻者存吾幸因子而識吾所為不
幻者吾將舉向者所幻之業聽其幻而倏滅然
後獨居無人之境守吾所為不幻者而可乎居
士曰不然子居深山能去而眼耳去而鼻舌身

怠能使眼不與色緣耳不與聲緣鼻不與香緣
舌不與味緣身不與觸緣意不與法緣然後可
若猶未也子未能離幻也而何必廢詩古文辭
今夫世人深信一切諸法為實有愛戀五欲終
日所營凡不足召致者悉呵為虛幻不實
故經生家之呵詩古文辭如釋迦之呵三毒豈
真以詩古文辭之為道虛幻不實故然夫亦以
此之為業不足致聲色嗜味無當五欲之用云
耳夫人與其日驚幻想於五欲三毒也孰若姑

寄其幻心於清虛飄渺之鄉猶是祛練神明淘汰俗境也哉且也饑而食倦而眠醒而吟是亦道人之神通妙用耳則詩古文辭何碍焉單子曰美哉子之言詩古文辭也乃又通於禪近有袁中郎氏世之深於禪者也其言詩文也是今而非古吾與子之言詩文也復是古而非今得毋與中郎之禪有二義乎居士曰不然物無非幻者中郎偶不愜於幻心而力呵幻人之尊古者亦猶吾與子偶不愜於幻心而力呵幻人之

詈古者彼一時也出於中郎之口何必異於於吾與子之口此一時也出於吾與子之口何必異於出於中郎之口皆幻也迭爲乘除何必尊古者不是何必詈古者不非也夫釋迦之法有著則遣禪宗之案窮極則翻詩文之爲道亦猶是也今之尊詈古者極矣使中郎氏復起於今其亟反詈古者而尊古也當甚於子與我然則使中郎氏見子之詩文其好之也當甚於我而又奚二焉單子曰美哉子之言乃又善爲幻

人解紛也雖然而今而後吾將益幻其思於詩文俾有言若無言或以無言當有言也卽千古幻人且無從測我焉子將於何處好我居士笑曰是吾所以益好子也子津津入文字禪矣

陳真長文稿序

千古多婦人少男子冠惠文衣繡衣執法殿上者男子哉然夷齊死後君臣誼薄一死報國十族酬恩千古幾人婦人盜冠進賢耳奉董氏之硯珥南氏之筆著述承明金馬間男子哉然董

狐云亡斯文道喪隻字誅讒片簡討罪千古幾人婦人盜弄筆墨耳故千古多婦人少男子余友陳真長骯髒男子也其持論多與余合聞余言躍然起已穆然感歎久之進曰子休矣子何以謝千古有血性女子哉殆有婦人無男子世若唐之睢陽宋之文山明之正學真不愧男子然古來持論者多婦人至今尚靳宣尼廟中一片席余爲之泫然流涕云一日余與真長共赴酒人所真長酒酣據地歌如旁無人然乃

橫睨余大聲曰亦知千古佐逆有竄身清流至今貌榮名無已時者乎余得與虎侯討若人頭然猶不願彼頸血汚吾管也余枚舉以質真長俱不合真長怒日向余曰子讀司馬昭九錫文乎余懔然心服真長言時座中愕愕不省爲何語間有省者強舉食肉不食馬肝之說進嗟乎此漢景婦人語耳何得以曲庇古人故欲掩吾真長明真長少強項爲文亦多崛強向曾偃蹇童子科涇陽先生雅有國士知真長每向人誦

說先生國士詎不衰或告真長而亦知時俗諱言先生耶真長曰奚而不知之余惟知之余故不忍諱言之士爲知己者歟真長爲人蓋如此近世文章道喪一二主盟廢棄丘壑脂粉有權薈澤爲政肩語目笑嫵媚乞憐者動得纏頭有衣故衣獨身來前終身或不蒙一眄睽恩况掀髯揚眉爲偉男子衣冠進者哉驚而恠之謂與已不類僂以鞶鼓矣凡在今日卽有奇杰之士亦當去而手中天人三策以優孟而粧婦人衣

冠差可得志耳真長曰吾寧灑吾丈夫血耳吾
奈何髡男子鬚眉去而優孟婦人爲故真長爲
文高調亮節舉止軒昂不忝其爲偉男子無怪
乎真長之人之文猶多所柄鑿於世也然吾黨
士則矜賞者逾至蓋氣類故然耶之役真長幾
獲雋其闡中牘大爲主司掣節誰云舉世遂無
真男子然則真長謂有婦人無男子斯言誠過
如向所稱千古多婦人少男子者終太息於斯
言

錢其若近義序

文章之統有曆數焉六經其締造之祖也周漢
之間真主遁興曆數之傳在左馬班楊數君子
其間或禪或繼均之一元文明稱極盛矣自是
而降統或旁落然每一旁落輒有真人起而收
之六代唐宋各有仔肩說者謂唐以後無文豈
其然乎子瞻以還漸失其鹿斯文真主遂至蒙
塵雖名守府亦不過燕噲揖讓宋襄仁義耳其
板蕩之時乎有北地李獻吉氏起而締造之辭

壇之鹿遂歸其手於是叙記版碑可追典謨直
超乘而上豈徒漂宋軼元已哉驅除之功辟之
黃帝之於涿鹿也北地之統禪於歷下歷下生
以文章真主踐盟辭壇天下玉帛不期而會總
之能大纘北地之緒非古不道非法不裁盡攝
古人之髓運以已法故其所爲古文辭一似出
自古人又一皆非自古人而自成諸君子一
家言豈曰諸君子胸中寔未嘗有所欲言而姑
爲是組織古人之語爲自是一再傳後之文人

日失其序復有濫竽王門之徒出焉竊于鱗已
陳之芻狗登之俎豆競相剽掠衆口雷同是莽
之盜懿之篡于鱗所膺也楚袁中郎起而驅除
之剽掠之習爲之一創辟則南巢之放牧野之
伐也然矯枉之語未免太甚蓋吊伐之兵止取
於殘纘乃舊服於今爲烈矣未聞商辛授首之
後白旗之懸及湯枯骨也今之擯于鱗者何以
異是其流之敝遂使五尺童子羞稱法古始而
薄于鱗旣則薄于史薄六經矣至於今退史漢

進水滸畢三百篇而尊巷之語街之談殆將驅
華人而爲夷語是又中郎所欲膺者也均之失
作者意矣維制舉業亦然蓋制舉業之締造於
宋人也卑之無甚高論耳荆公悔其驅進士而
之學究誠哉言乎至我國家起而大開闢之訓
詁之章漸作經史經生之筆捺以班楊商文毅
其草昧之祖歟至震澤雲間則大明中天矣自
是而後真人遞興成弘以還迄於隆萬斯文曆
數遞有三盟說者謂嘉隆以下無文豈其然乎

然氣或漸薄風或漸漓杞人之憂厥有由矣於
是草莽間數君子大建旗鼓力追雅道聲氣之
衆各相應求益成弘之際於斯爲盛斬將擐旗
之功稱莫大矣吾黨錢其若其選也其若年最
少才最高氣最雄非古不道非法不裁其所爲
制舉業一如出自震澤雲間而又一皆非出自
震澤雲間語云能爲獻吉輩者乃能不爲獻吉
輩其若之於震澤雲間是也其若勉矣千古之
道豈異人任其尚一乃心力以與有勲

朱擢秀遊吳草序

余之遊於娑婆國土也遊之場不能出五百里
外而遊之業則屢遷初遊鄉井以几席間數步
地爲游之場以黃口豎子爲遊之人以竹馬蹴
鞠爲游之業已游於家塾以座上七尺瓊爲遊
之場以脰麋側理爲游之人以經生八股爲游
之業旣而稍稍厭薄之乃始游於古今名山之
藏以騷壇酒社爲游之場以湘江之逐臣青蓮
巷之仙叟爲游之人以屬辭比事抽黃對白爲

游之業私心竊念游止矣午未之交愛子痘亾
盡傷我心一切聲色鐘鼎之好悉不足以奪此
痛因感異人入夢之祥吾之遊道遂一變所遊
之場摩竭國毘耶室也所游之人靈雲桃香巖
竹也所游之業洗鉢盂展坐具也遂覺日月不
掛天山河不住地此身不居世界吾之遊道乃
始一變朱擢秀從太原來游何原錫先生門游
之場爲松江爲崑山爲通海遊之人爲陳眉公
先生何非鳴兄弟白狼社中諸君子暨不佞寅

游之業則余向所事險巖側理古今名山藏以迄余所厭薄之八股役也朱擢秀謂余曰子亦安得以八股業爲筆墨事也而厭薄之始吾之遊於此道所見無非筆墨也自游於原錫先生猶是八股耳吾之師僅一二點竄復取而覆玩之句字中間筋轉脉搖所見非復人間筆墨也世傳張僧繇畫龍置睛不點人問其故謂恐飛去吾始以爲誕乃今信之子安得以八股爲筆墨事也而厭薄之吾子頃談禪亦問禪門老宿

一喝之下具八萬四千機用乎子亦將一喝僅喉舌間事也而以喉舌盡臨濟老師耶余深有當於擢秀言因取擢秀所爲八股業諦觀之句字中間鱗甲俱動乃始信擢秀故是畫龍手擢秀善藏之請奏之青雲貴人定有爲擢秀點睛者擢秀隨八股飛去又將以天祿石渠爲游之場自今而後游之人與游之業又當一變

昌宗題文稿序

吳千里至自姚原吉所告我曰原吉語子子善

相士有士於此子宰相之余亟問其人何在千里從袖中模索久出制舉義一束投余余啟視之覆其姓名諷詠良久恍然曰噫殆廣陵有異人焉黠漆其髮丹砂其唇芝蘭其氣者歟吾見其文矣吾得其人矣千里馳以告原吉原吉曰然此吾友廣陵冒宗起氏也原吉述其人一一與余語合千里曰有是哉虎侯之善相人也亡何余就試江上千里馳至余所且告我曰子向從殺青中模索所稱黠漆其髮丹砂其唇芝蘭

其氣者余頃者從道路間識之子見其文吾見其人矣雖然吾之識宗起也異於子吾頃者從道路間見宗起恍惚若聞廣陵濤聲來自若士吾本間又見若士指節間有瓊花煙橫恍惚飛墮云余恍惚如向者讀宗起文時也以故吾之相宗起也異於子昔者子之識宗起於文也但見人不見文若余之相宗起於人也但見文不見人也頃之宗起至余把臂劇談吾之言無不合也遂定交并書其卷端以報原吉

澹寧居小題窓稿刪題辭

余不佞流浪半生沉淪廿載身任浮漚世界復
於漚世界內畫泡影作生涯家隣幻夢道場仍
於夢道場中製空花爲活計識風鼓境浪誰云
彼嶄非遙慧筏棄迷津未卜誕登何日猶賴大
如來隨手特勅肉菩薩捨身刹那截斷愛河彈
指乾枯慾海誓標般若船爲大題目更拈綺語
戒加猛工夫友人馬君常文苑中陀羅尼也居
翰墨場度人現居士身說法贈余熱棒策余痛

鞭謂慧珠卽在衣間青蓮不生泥外拈新貴人
之遊戲法續舉子業之智慧燈卒業之餘疑團
益破但見意蓋紛紛紅菡萏恍毛端上特標寶
刹故知文章不碍真如心花朵朵碧琉璃儼微
塵際再轉法輪乃知題目不分大小或濡龜毛
作紙筆光上寫出虛空或截兔角爲筒芥孔中
吸枯海水或豎拂子拈拄杖頓使宣聖面目如
生或擲未下喝未終能令才人眉鬚忽墮蓋撒
來皆寶月一一諸君子如來藏裡之珍指出是

金針種種古方家鴛鴦譜上之秘曹溪一滴消息微逗乎斯震澤一綫微意盡鍾於此矣余嘗語君常帖括縛才人手腳惟小題開學士性靈誠文外之別傳爲菘中之別派蓋有時握金爲土有時點土爲金有時默卽不說有時說卽不默離文境而轉詩境卽菘宗而印禪宗所謂寄舌辨以斷天下舌頭倡理解以空世人理窟斷在此矣君常出以示余其尚憶余言爲余蒲團上下一轉語乎斯論一出盡大地化頻伽音余

於蒲團上應不禁起迦葉空中舞耳

秦仲子絕句序

秦仲子梓其所爲絕句若干首旣成以示吳子且謂曰不佞之生奪於情也今齒未及壯臣精銷亾已如田光先生子其出一言爲我解嘲幸甚吳子唯唯甫卒業喟然而吁客曰子何嗟之甚也吳子穆然思俛而應曰吾蓋嘗退而深求所爲不奪於情者不得也吾嘗上下寥廓而計夫天地之生凡所爲胎而產者卵而育者氣而

息者類而化者脛而走者翼而翔者鱗而泳者
介而升者巧曆莫能竟其凡然胡者不相於情
胡者不相於奪也吾是以喟而吁也客曰有之
子亦計天地間有疑而跂者融而流者蠢蠢而
植者乎若者烏乎情若者誰則能奪之蓋情者
奪之困也絕其困奪且安施吳子曰客但知有
情者之情而未知無情者之自相爲情也則亦
自相爲奪也今夫巋然踣於穹窿之下者豈必
乏巖竄之觀而以語夫巫山之巒高唐之宮卽

或一崕嶮耳而巖竄者黜矣是疑而跂者亦以
情奪也今夫茫然流於尾閭之外者豈必乏浩
淼之觀而以語夫湘君之波洛神之濤卽或一
涓勺耳而浩淼者黜矣是融而流者亦以情奪
也今夫翦然植於鄧林之野者豈必乏干霄蔽
日之觀而以語夫連理之枝並蒂之葩佳人之
芳蘭美女之芍藥卽或寸株耳寸莖耳而干霄
蔽日者黜矣是蠢而植者亦以情奪也彼無情
者而猶若是若有情者又何如客曰子之言無

情者亦既辨矣請并言有情者吳子曰吾欲并言夫有情者而未易更僕也雖然請言其凡吾且與若危坐而語夫貞姬靜女若而人有不肅然改顏起者乎姑舍是而復舉夫毛嬙夷光瑤姬神女之屬子聽之又見子之解頤以起也吾又與若危坐而語夫畸人烈士若而人有不肅然變色起者乎姑舍是而復舉夫子都子姣龍陽彌子之屬子聽之又見子之撫掌以起且津津然惟恐言者倦也此猶其細者也子亦聞楚

之項漢之高乎俱起匹夫提一劍定河山大業豈不誠英雄哉豈不誠英雄哉其何有於兒女子情以今而觀虞兮虞兮之歌何鍾情之深也隆準公溺於一婦人卽國本幾至動搖炎漢之鼎危於累碁者數矣嗟乎又何不倫耶是英雄亦以情奪也然此亦其細者也予嘗讀詩至國風未嘗不廢書嘆也曰有是哉情之不能已也靡靡之音姑置不道卽其間貞女離婦愁嘆諸作依然後世深閨怨慕之言孔子刪詩不廢斯

什由是言之素王玄聖猶未離乎情也然猶未也洞庭君深居水府旣已天矯變化離奇瑰異矣一聞其女風鬟憔悴而牧雨工爲之悽然泣下是神龍猶以情奪也然猶未也上清仙真以迄四方化人亦旣離形滅度絕一切塵垢矣然余讀列真傳所稱天台藍橋胡麻玉杵之事至怪誕不經至今學士大夫多艷稱之是仙真亦以情奪也余又讀西方化人書所見至人說法多現女子身而維摩室中散花人亦復艷異于

載是釋迦氏亦以情奪也猶未也今夫上帝高處絳霄居瑤京元氣爲宮虛無爲殿一切五濁愛慾至此盡矣然余聞飛瓊玉女之屬霞綃雲鬟列侍左右廣寒宮中又有嫦娥居之羽衣霓裳冠芙蓉簪璫瑤琕艷冶過於人間由此言之上帝亦以情奪也吾蓋上下寥廓思所爲不奪於情者終莫得也吾何辭於秦子客曰吾子之言則辨矣雖然其於秦子是以水濟水也請吾子更端而以莊語終焉吳子逡巡避席起曰吾過

矣吾過矣吾未暇念夫曲終而奏雅也吾姑存之以告天下必有憐吾兩人而貺之藥石者吾其需矣秦子躍然起曰吾志也請弁諸首

包穉修文稿序

余之何非鳴湯玄甫莊周之惠施也余得包穉修文讀數過謂何子曰是其人骨節毛孔中具百千手指與僂虫中之人兩手十指者有異曹孟德有言吾爲人非有四目兩鼻此言非也夫包穉修手可百千則目何不可四鼻何不可兩

老瞞欺人耳何子曰子未見穉修吾見穉修矣包穉修僅兩目一準豐起左右手手各五指烏覩所謂百千手指也者子言非是余曰子見夫海外之語日者乎其言曰暘谷之中有十日並居每日間其一行天餘九日留掛扶桑或下浴谷中蓋日凡有十自甲至癸其名迥殊體應小異橫目之民習久不察遂謂天惟一日失實之論也子之語穉修謂猶夫一手五指也者何以異於是包穉修骨節毛孔中有百千手指潛穴

其間二六時中一手爲政餘手聽命非若他人
不過人各一手手各一巧以故莊周之手不能
代屈平作騷馬遷之手不能代相如作賦伏羲
姬旦之手不能代鳩摩羅什譯經人一其手手
一其巧自古然矣豈能如包稭修頃刻變化不
可測識也故讀稭修著述者初意其手爲遷固
旣意其手爲蒙莊爲管韓旣又意其手爲伏羲
老子旣又意其手爲鳩摩羅什浸假包稭修猶
夫兩手十指也者何以變化不可測識若是子

是之言所謂習久不察耳湯玄甫曰不然包稭
修猶夫兩手十指也者此所以得爲稭修也有
如必待百千其手而後能千百其巧則何以異
夫凡手凡指一手止具一巧也者其何以爲稭
修惟一其手五其指千百其巧此所以爲稭修
也語畢何子瞠目起曰甚矣二子之言似稭修
也吾聞二子之言終莫測孰爲稭修孰非稭修
子言稭修之手有百千吾疑二子之口有兩舌
舌有兩岐也吾終無以測稭修也吳子曰然吾

兩人之言穉修也皆不如子吾兩人之言穉修皆可測者也不若子之言穉修蓋不可測者也終無以測穉修是則穉修也已矣

趙孟玉稿序

何非鳴亟向余稱瀨江趙孟玉云蓋意氣士也余食指數數動矣未幾孟玉訪余題鳳去余亦旋偕非鳴訪孟玉主客之禮未定亟呼蒼頭烹伏雌出青州從事爲平原布衣歡余樂甚睨何郎亟脫帽袒跣箕坐胡床上頃刻盡一石孟玉

遽從座起謂吾圖所以爲兩君佐酒余大樂甚未幾孟玉闌入座手一編示余曰兩君佐酒物也余左執卷右丹鉛非鳴執檀板按節倚床而歌每篇終遲其聲媚之恍惚天花片片從舌端墮政不減楊家阿環吹玉笛歌青蓮曲也余兩人又立盡一石孟玉則又執叵羅向余兩人曰不腆敝帚業未卽享之千金惟兩君子辱之一言恐韻短適俗當世士目吾黨好名也兩君子其爲我解嘲余顧謂非鳴曰孟玉謀所以謝世

人也何有哉孟玉往應之曰吾黨則誠好名者也吾黨居恒遇名花則迷遇名妓則戀遇名山則慕遇名水則游遇名人則訪遇名書畫則摹遇名詩文則流連賞玩不已吾黨則誠好名者也若吾子則誠不好名者耳吾見子遇屠沽販夫則樂與周旋遇名人則按劍以起遇阿堵物則慕悅不已遇名山水則白日欲睡遇酒肉場談醉飽事則累日夜忘倦遇名詩文則攢眉欲避若吾子則誠不好名者耳非鳴聞余言已大

笑躍起曰快哉吾子之言也余兩人樂甚又各盡一石時漏將盡座客欲散有鄰寓某者浮慕吾黨戒勿散去吾將觴子余與非鳴復理前說其人大詬詈余兩人委頓而返并記其事云

迦濤館制義序

陸鴻漸過梁溪品二泉已復品九龍以爲登其巔太湖三萬六千頃暨洞庭陽羨諸勝一覽可盡吳中名山當推第一然則泉在天下品第二山在吳中品第一山所以在吳中推第一則以

太湖三萬六千頃一覽可盡故然則太湖在梁
溪品亦不應第三梁溪人士終歲鮮一至其地
勝龍山者如一口所以勝龍山如一口者亦非
以登其巔三萬六千一覽可盡故不過以山中
冶容靚粧濃桃艷李雕檻曲房耳甚非陸鴻漸
暨吾二三子所以首推九龍意也余久不見陳
真長一日三叩余一函官已出袖中一帙示余
余始接真長見真長眉宇間絕不帶世人塵土
旣而讀其文覺波濤聲橫來撲人余驚問真長

君豈經純灰三斛滌來耶真長笑曰余安所得
純灰三斛但得三萬六千頃太湖水洗我塵土
耳蓋真長讀書太湖上日簪筆并鉛其傍此一
帙則真長坐太湖石上與濤聲相響蒼成者也
真長真長湖山之益人也如此哉假令真長不
作三萬六千頃觀則真長之文當不能至是當
與遊間狹邪諸人競冶容靚粧應不屑與吾黨
狂士游益不屑與偃蹇歷落三十老狂生游今
世少年方目吾黨士爲毒藥至偃蹇如余里中

方驚怪以爲不祥謹相戒引避之海內二三同聲謬爲矜貴不恤以千金享吾敝箒里中聞有竊笑相與引爲談柄真長何獨爾爾吾故知真長旣已登九龍三萬六千頃收之目中當不待坐太湖石上簪筆時始見真長也雖然吾又爲真長慮里中人倘有告真長曰子奈何與狂生游若人之言土苴耳子烏乎取之真長何以謝若人真長曰吾第取純灰三斛酬之使一滌肺腸耳

讀莊居制義序

以余觀文章家能匹千古並立不朽者必能孤立獨行一意者也孔子之世有老聃其書與孔氏異邈然至今孤行於世儼然與孔氏樹敵國能爲孔氏匹故能不屑屑與孔氏匹者能與孔氏匹者也孟軻之世有荀卿後之人好孟氏書者皆能詆訾以爲荀卿之書與孟氏異邈然荀卿之書專凌假荀卿氏必與孟氏同邈使當世儼然有兩孟軻孟軻傳似孟軻者不

必傳矣湯玄甫好莊周末髮從馬君常所受讀
之寢處衣被皆莊周也讀玄甫言者告我曰湯
玄甫爲讀莊周言者如之何不言莊周言也余
曰不然湯玄甫能讀莊周者浸假玄甫好莊周
非莊周言不言使後世儼然有兩莊周莊周傳
似莊周者不必傳矣卽其言或傳亦傳其似莊
周者湯玄甫不傳也湯玄甫好莊周不屑屑言
莊周言是則玄甫之能匹莊周者也今夫爲日
之匹者月也然月之匹日也不屑與日偶行於

晝而獨能孤行於夜至於今能與日並行天地
間浸假月之言曰我其匹日者也必起而偶行
於晝也夫吾恐天亦安所取兩日偶行於上存
其獨行者斯不必存其偶行者月可廢矣故能
爲孤行者乃能爲並行者也 國朝文章家稱
李于鱗好于鱗言者非于鱗言弗言是非能好
于鱗者也近世袁中郎氏起而孤行其說卽其
言不必盡當然後世稱于鱗必稱中郎是真能
好于鱗者也今之好中郎者不然非中郎言不

言我知中郎氏必忿然於地曰夫夫非能匹我者也言不如速朽之愈也湯玄甫不言莊周言能好莊周者也余持此論不輕語人向稍具張文寺序中今復以語玄甫蓋玄甫有志古文詞不可一世與文寺俱欲孤立獨行一意者也張文寺名可仕與傳遠度汝舟以古文詞相高其人俱與余善

陳于路制義序

余嘗讀山海經仙真傳諸書聞大海之中多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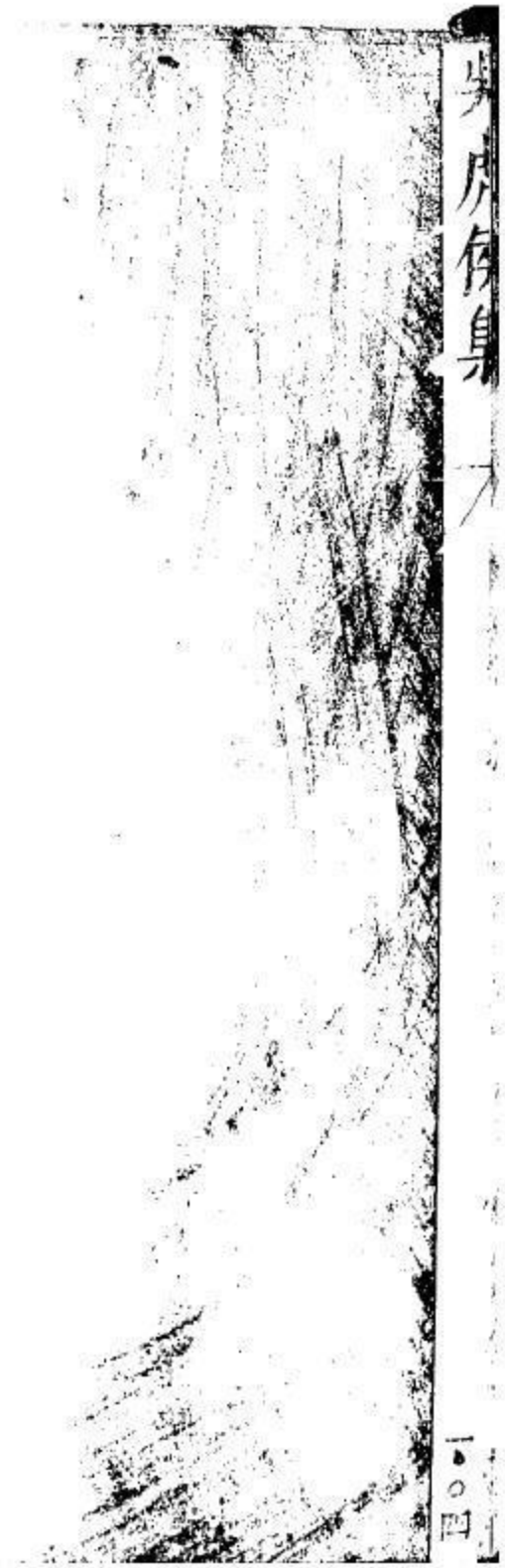
山靈宮其上有異人居之所產靈奇珍異之物至怪誕不可測識私心疑之以爲此其言大抵妄耳然仙人安期生之屬多居海上秦政劉徹好仙術亦嘗遣術士入海中求之其事稍稍驗不至盡妄此其言又似可信余友何非鳴從大海歸過余余亟問海中仙山靈宮幾何所接異人亦有如山海諸書所載無耶非鳴張目告余其言一一驗不妄余亟問所以不妄狀非鳴一一示余蓋非鳴渡大海所經一都會中有一山

五峯相連其山峭壁千仞俯瞰大海其上有四
三異人居之聞非鳴至有一異人手持琅函從
峭壁縹緲而下揖非鳴而前曰子非南贍部洲
何非鳴者耶而何通身異骨耶非鳴亟應曰諾
因出手中函示非鳴大抵非人間之言赤文綠
字琅琅皆真語語未幾復有二三異人揖而前
謂非鳴曰與君相失久今皆無恙幸甚各出袖
中函示非鳴非鳴喜甚退而檢之山海諸書不
及載波斯胡目中不及詳也余亟問其人安在

所謂赤文綠字者可相示乎非鳴亟出一函示
余果有異香撲鼻眼中俱作紫磨色余顧謂非
鳴曰子向所經非白狼山中者耶余聞白狼山中
多異人向讀白狼集驚嘆與世人肺腸不相似
今其言大率類是非鳴視余而笑且曰子殆所
稱波斯胡者哉吾幾無以匿子矣此蓋白狼陳
于路氏也子向所讀白狼集其人爲包子穉修
單子惠仍與于路俱居白狼山中是卽余所遇
四三異人者也然則洋洋大海中靈奇珍異何

所不有向疑山海諸書所傳爲妄夫傳者豈妄
疑者則妄耳菰蘆生吳寅曰通州蓋有益卿顧
司馬云能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與吾鄉陳貞
父先生友善俱以好俠聞於時貞父曾孫嘗語
余益卿先生於遼陽獲大盜俘其渠魁其人梟
勇有膽略先生壯之出視其肝果偉燁過他人
先生取酒食之大以爲甘先生又嘗出虜肉示
持齋生生避席起先生笑曰爾非能持齋者也
吾聞之能砍人頭啖人肉方能成佛道湯玄甫

聞其言頓足起謂安得見此異人今于路諸君
子皆其鄉之人也通州故異人窟宅吾鄉高才
生推二陳與非鳴玄甫錢其若輩善好俠能文
章卽貞父曾孫也然則吾鄉亦不乏異人語云
天生神物終當合耳非鳴欲以社草合之于路
善圖之哉



吳虎傳集

100

刻吳虎侯遺集文卷二

梁溪吳寅虎侯著

同邑馬世奇君常閱

門人孫閔基郁離較

孫閔奎紫文

呂氏春秋摘序

余既遊白狼六七君子間矣何非鳴則又郵告
余曰子游白狼自六七君子外亦見白狼之下
更有博雅君子者哉余亟問單子惠仍惠仍曰

其謂楊孟堅與亾何孟堅至出所爲海上二子言海上二子者孟堅與其友孫天孫氏揣摩書也余讀之喟然嘆曰是博雅君子之言哉其言法而裁奇而不詭是博雅君子之言哉今世不之才然其人卽才舍制舉義無所見制舉家守師說無所爲擬議變化者得一二貴人語什襲藏之恐不固私之爲帳中秘書此其人終身操觚無當一二吾於若人奚難焉一二奇服之士思絕塵而奔嘐嘐稱說古之人然近世業古

者倡爲厲古之說方且視古人書若蜂蠆一二奇服之士又私相語曰夫夫業古者也大詬厲古人語不足法我又何知焉法自我立耳相率爲師心之言一不知丘明子長書爲何物又何能旁及諸外家如孟堅所稱呂覽諸書者哉孟堅矻矻制舉業而猶旁及古人書意有所得丹鉛隨之句櫛字比積而成帙孟堅則誠博雅君子哉是纂也是孟堅讀呂氏書而爲之句櫛字比者也吳子曰呂不韋書成縣國門令於衆曰

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終不韋之世無取不韋
金者楊雄見而嘆曰惜也吾能席卷而走今不
韋書具在其言卽誠不朽亦烏至如所稱不能
增損者哉以遇孟堅席卷走矣子雲知言哉秦
不事詩書然其俗能文章齊魯之士未之或先
後世文章家斤斤奉其說稱爲先秦之言當不
韋縣書時秦皇帝無所爲禁言詩書者慮無不
人人能文章秦最强大四方之士挾策游闕下
無慮以數十計人人思當秦人意凡可以得當

秦人意者慮無不人人爭先爲之矣而不韋素
陽浮慕士一旦縣書國門士有能增損其說者
可以徒手取千金而不韋又居秦用事力可以
使若人旦夕引用以賈知人得士名夫千金厚
利也增損國門書美名也而又旦夕可望大用
是范雎蔡澤之徒舌敝口燥求之者也此之爲
奇貨可居豈力能取不取然終不韋之世卒無
一人增損其說取呂氏金則不韋當日所縣國
門書果未易增損否耶抑畏其勢而不敢耶今

其書具在烏至如所稱未易增損者哉意者非
卽當日所縣國門書蓋秦皇帝恨相國不韋深
既已磔之市惟恐其人不速滅致遺萬世不韋
名其何愛不韋書當不韋縣書國門時其事最
著豈其秦皇帝一不聞奈何不取速滅之絕相
國迹使是書流傳至今然則焚書之役恐卽此
書爲難端卽不然舉火之日是書蒙首難者耳
是書也安知非漢世好事者附麗其說而爲之
者哉孟堅又何取句櫛字比爲孟堅曰不然吾

聞之古樂之廢也視黃鐘如瓦礫後世好古者
出卽錢刀車鐸購之黃金千矣然則是書也猶
之吾黨之錢刀車鐸也吳子曰善請仍縣之國
門天下士誰爲增損孟堅者

澹寧居選丙辰房稿序

明興至今二百餘年所經制科無慮以數十計
其間文章盛衰之故亦無慮以數十計總之萬
曆丙辰爲極變矣文章家比之陽九百六云蓋
丙之德則火其時則夏其位則南方語云天趨

東南文章太盛火之卦爲離其象爲文明而夏也者大也占之文章當得極盛徵歲之支爲辰其屬龍也傳云歲在龍蛇賢人嘆嗟其占文章得衰徵博士家竊竊然疑之以爲盛衰之徵有驗有不驗何哉吳子曰皆驗也吾於今丙辰知之也馬君常有言震旦國中事事缺陷獨文章一途可得圓滿其言益甚悉余得借而載申之

明興制科所得第一人無慮數十輩其間成衰卽屢變卽不皆爲濟之應德若而人亦何至

并其不濟之不應德不盛而衰之第一人遂亾之耶震旦國中一大缺陷惟此時爲然故知占衰者驗也雖然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其人得與於斯卽匹夫也皆得以文章代興擅主盟不則卽天子宰相不得奪其幟私植之國中何與第一人不第一人 明興文章屬在第一人指不必數數屈其不在第一人 以文章代興稱主盟者吾數之且舌爲燥也世則率以第一人難之曰凡在第一人卽不必籍甚有文章然燈

燈相傳衣鉢不爽否卽籍甚文章間以視第一人猶河漢也嗟乎何見之果也此二百年來文章家一大缺陷也天厭斯言特於丙辰所謂第一人者巧發難端明示世儒所稱燈燈相續衣鉢不爽者其道無有凡在能言之科卽不得第一人皆得以文章代興擅主盟自是使二百年來文章家一大缺陷遂得圓滿其圓滿在已往之震旦國易稱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又曰擬議以成變化惟日新故富有其道總之

主變化不主故常蓋耳目所曾經見者爲故性靈中所剗獲者爲新辟諸草木其辭故枝者爲故其發新枝者爲新此日新變化之說也乃以世法論文者不然得一文乍閱之稍稍發諸性靈不爲耳目所習見必咻之夫賤新勢不得不躐故躐故勢不得不掇拾不得不餽飭不得不寶前人唾餘此今日文章家一大缺陷也天厭斯人又於丙辰第一人巧發難端使後之論文者得一文乍閱之再覆閱之稍不發諸性靈必

撫膺疑曰必餽飭也掇拾也前人唾餘也是拾委泥之敗葉掇之新枝者也文章之道將日新日變化日就圓滿其圓滿在未來之震旦國春明放榜後闈中牘出間有反唇余語君常曰丙辰之役遂真缺陷乎哉君常笑不荅出几頭所丹鉛新貴人真稿示余余讀之擊節起曰文章之道焉可誣也微子言吾幾誣此諸君子諸君子中有以文章代興稱主盟者不具論論其大凡翻空而多奇徵實而仍巧推陳起腐抑何變

化日新也然則缺陷卽在第一人圓滿未嘗不在三百四十九人其圓滿仍在現前之震旦國也吾故謂占衰占盛皆驗也雖然余於是又不勝圓滿缺陷之慨也文章氣運關士子者少關主司者多士子司手主司司眼眼有權手不能自爲權故手能圓滿不能禁眼爲缺陷君常有手能自圓滿之不能禁人之眼缺陷之諸君子有手世人缺陷之得藉君常之眼圓滿之後之君子占丙辰盛衰者當考信斯編必作而歎曰

誰謂丙辰獨缺陷乎哉其成言班如也由斯以
談才子之生挽回氣運羽儀 朝廷豈不諒哉
君常勉矣子之造化圓滿有日矣

愍度八弄小序

余幼不喜弄旣事翰墨好弄筆墨作遊戲事友
人訶之曰筆墨作子弄具耶余瞿然起向如來
懺過今年饑來驅我効愍道渡江九龍二三兄
第執手河梁把酒勞苦且戒曰虎侯足下辛壬
之役在此行也勿復仍前作弄事余唯唯是時

余方有西河悲旣渡江悲從中來不可斷絕白
狼社中兄弟恐悲能傷人私爲虎侯憂各出酒
勞苦悲彌留終不可絕賴二三子俱雋才文心
各異裘公之沉鬱幽燕老將也時或峭壁千仞
又或怒濤萬頃臨楮固多此狀至渾身仙韻每
落一言如發半空清嘯所謂身在寰中神遊天
外紫公有焉近又屢變其格詞多牢騷談理欲
奪濂閩半席咄咄紫公毫端并現晉人楚人宋
人耶伯謀出語寥寥風流跌宕按之惟恐飛去

急提猶自飄忽不住知非塵間物也每拈一題
各豎妙義不覺挑我結習仍豎五指拈題作弄
事成義若干首已復瞿然起曰何至遂忘如來
前懺且何以謝二三兄弟吾過矣因拈八首題
曰愍度八弄屬棗梨爲我識過敬謝如來并謝
二三兄弟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易二房三房稿序

今年渡海閉關白狼山之北與二三子商菽暇
輒坐蒲團尋予所爲百千年來忘失事茫無下

手處政似銀山鐵壁欲於針鋒上度過有目呆
口啞去耳二三子接得吳聖鄰郵寄新貴京稿
蓋宛上詹曰至湯季主分校易二易三兩房而
聖鄰爲之商定者也予爲披閱一過陣陣墨香
透出紙光上不覺髑髏從蒲團躍起恍似換却
眼中珠口中三寸向來泥塑牙關間不得動轉
自是遂覺舌本滑矣因歎古人所稱聞墜枕聲
得悟或又因觸翻桶底遂破疑團其言一一有
據不虛妄蓋夏五以來日中之課蒲團爲政几

頭不復陳括帖事乃今亦不廢拈弄得一勝義
輒呼二三子爲拈出文中關捩遂覺紙光上墨
團中現出衣冠劍履千古上死人平生並不及
半面乃今隱隱從墨團裏出身依然鼻孔出氣
予退省二三子見其每讀一義亦復點頭瞬目
撫案鼓掌不置如向墨團中有人共語狀予呼
二三子是何物是何物斷不得呼作紙光字影
并不得呼爲古人及新貴何以故古人已去新
貴不來紙不自呼字不解想印板之下千百松
煙痕不能運是何物是何物并識之以告吾黨
之讀斯義者

顧顛之制義序

余友馬君常奉其家先生不鳴不躍之訓惟謹
爰屬二三同人約法數條盟以河水曰所不堅
此戒者視諸此君常故高縈其門如水自約法
後益復掩關却掃下帷一室蓬蒿没人然四方
問字者間一造君常所君常間亦強起啟雀羅
迎之與之商千古業則又疊疊忘倦云歲丙辰

玄甫湯君元綬詹君顓之顧君廷玉唐君兄弟輩數君子從君常遊其人皆天下士而顓之爲人風流跌宕不可一世甫一下筆必探珠龍領得子虎穴故顓之奏一藝君常未嘗不擊節稱善也業旣成將以問世以不佞於君常臭味也并問序焉吳子曰世人皆能名制舉義而莫能名制舉義所以其爲道蓋古文辭之餘也亦猶之宋人之詞爲詩之餘也詞非詩其道至今與詩並行天地間制舉義之於古文辭行之後世

亦若此則已矣世有三百篇復不廢騷選盛唐則必不能廢詞蓋騷選三百篇之餘盛唐騷選之餘宋之詞則又唐人之餘也世有六經復不廢周漢左馬豈能獨廢制舉義蓋周漢左馬六經之餘制舉義獨非周漢左馬之餘乎許由有言有祖有族故制舉義之視六經周漢其祖也震澤毘陵其族也爲此道者必郊六經禘周漢降是則禘矣今世學士家率置古不復道且起而難余曰卽如子言特古之餘云耳旣餘矣又

安用古曰是不然今夫盡人之身夫非親之餘乎以其爲親之餘也遂將置乃祖乃父不復道則可乎王元美說詩義取雄渾至其評詞尚縣麗無取大雅是猶以其餘也而二之若余則不謂然詞之爲教道兼六義安在獨取縣麗今試取蘓長公大江東去一讀之政何減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與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也余故謂元美岐詩與詞二之與學士家岐古文辭與制舉義二之者均之溺其旨也蓋騷選爲

三百篇之餘不得不服膺三百篇盛唐爲騷選之餘不得不服膺騷選左馬班楊爲六經之餘不得不服膺六經亦猶之詞爲詩之餘不得不服膺騷選盛唐制舉義爲文之餘不得不服膺六經周漢也蓋非是則弗雅也不爲雅則爲俗俗可爲乎余故謂岐古與今而二之者溺其旨也難者曰子之言雅者固當雖然古人之優孟也吾以存吾真耳惡乎雅口是何言也子烏乎知雅者必假俗者之必真也今夫三百篇豈必

桑間濮上真而關雎麟趾盡假乎今夫古文詞
豈必循官釋史真而六經周漢盡假乎今夫人
豈必斷髮文身真而章甫縫掖盡假乎今夫樂
豈必琵琶羯鼓真而笙鏞琴瑟盡假乎子是之
言但能禍雅耳亦安能存真吾試與子登徘徊
之場彼一人也能貌楚叔敖亦能貌上官子蘭
鄭袖從子之道吾恐優孟之徒將盡毀孫叔敖
衣冠而貌上官子蘭鄭袖以媚子也子卽能存
真行將率天下之人不爲假叔敖而盡爲真上

官子蘭爲真鄭袖雖真亦奚以爲蓋余與君常
居恒語此每相對扼腕蓋不獨制舉義爲然也
而顛之特爲首肯故其爲制舉義斷斷乎以古
人三尺從事今讀其文有若馳騁康莊者有若
上下九折坂者有若布帛菽粟者有若珊瑚木
難者有若馬蹄秋水者有若客難賓戲者總之
去俗存雅余所謂古文辭之餘其在斯乎其
斯乎顛之齟齬能文纔舞象聲已鵲起庠序卽
今亦僅逾弱冠耳齒甚富才甚豪其所造川至

日升正未可量顯之勉矣子之師能六經能子
史能西京建安能開元大曆亦能北地信陽能
濟南弇州而又能自爲馬君常當世有馬融吾
於鄭玄有厚望矣

庚戌稿自序

制舉之業於黃初大曆無當也以故偉人傑士
恒思唾而置之迺吾以爲銷雄心寄壯懷其用
則與詩歌一道何也今天下試取吾黨士所爲
得意語一檢讀之其間豈無有若怒石穿江驚

濤拍岍奪馮夷之氣喪天吳之膽者乎何必氣
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豈無有若懸崖插漢怪
壁凌雲飛羽過而低回征夫望而躑躅者乎何
必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豈無有若傷離叙
故風雨聯床蛩吟淒露猿嘯寒風烈士愴懷而
起幽人下涕以行者乎何必垂歿病中驚坐起
暗風吹雨入寒窻豈無有仗劍對天停盃問月
竦身挑紫霧揮手別紅塵者乎何必氣岍遙凌
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豈無有別知己而入

秦謝佳人而辭楚淚落易水之章魂消虞兮之
句者乎何必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
搖此所謂借他人之酒盃澆自己之壘魄徃徃
有之而一二偉人顧動輒唾置者則亦有說夫
吾所云銷雄心寄壯懷者謂夫奮我之雄心發
我之壯懷而借彼筆墨以一一發洩之非謂降
我雄心鬱我壯懷灰我有情之英雄擬彼不靈
之歌哭譬如拔山扛鼎之夫一旦欲使之低聲
緩語作淹淹弱息觀又如白髭老僧方且銅鐵

爲骸冰霜作骨一旦驅而調朱傅粉效市女倚
門粧又如天子宫車王公法駕方使蛟龍排陣
雷電列儀山龍華蟲虎賁猛獸耀日月動天地
一旦使之循墻踟躕俛首脂韋効書生舉止當
其時有羞澁而逃掩面而唾耳無怪乎偉人傑
士之棄而置之也方今 聖天子且蒿目細氈
思收奔逸而絕塵之材坐之金馬石渠間使其
潤色旂常輝煌斧扆壯 本朝而威外國所望
於吾黨士若是其偉且烈也乃吾黨士顧過自

摧抑僅僅取骷髏而戴之冠見有一二雋才絕
塵而走脫穎而出者輒且唾且罵欲割欲裂樹
鄉愿之標奪狂狷之幟無論非偉人傑士之胸
懷抑亦非 聖明造士之盛念也乃說者猶謂
文章家首和平次悲壯寧不及而合無有餘而
離噫是何足與言文章哉千古文章無過典午
氏迺今試取其所爲史記而一一校閱之如崩
雲走雨飛石驚沙極文章之奇險至其自爲言
亦謂吾遍游天下各山川而文章益奇噫使子

長生於今日吾不知今天下將作何如品目耶
惟宋歐陽氏才不逮古識不離庸始諱而爲和
平而文章於是始墜地果如今日之說典午不
將出歐陽下乎噫吾恐典午氏必將擊登聞鼓
訟寃地下矣乃說者猶然攘臂而語曰如子之
說以之銷雄心寄壯懷則足矣雖然此特吾輩
羔雁耳如 王之不好何余曰是何必然此真
所謂羔雁耳得之不得曰有命如其命得則魚
目固得和珠亦得吾孰若以和珠得如其命失

則和珠固失魚目亦。言孰如以和珠失乎吾黨試又取新貴語較閱之其間豈必皆淹淹垂盡無非無刺之品如吾所稱雄偉靈奇者觸目而是也冬日偶簡匣中得吾今歲所爲銷雄心寄壯懷者若干篇其何能免於今天下之且唾且罵欲割欲裂哉嗚呼士伸於知己而黜於不知己當其不知天下共取而魚目之當其知之天下又共和珠珍之矣噫孰知天下所爲和珠珍之者卽向者所取而魚目之者乎昔班孟堅

成漢書當世欲取而覆譏揚子雲作法言信其必傳者自桓君山而外寥寥也嗚呼知己難哉吾爲制舉業知我者十人而五爲古文詞知我者十人而一至於吾之意氣吾之肝膽則自十人而百人而千人而萬人而不四三人也吾蓋并識以見吾生平崖略如此云

雲從社序

予爲童子居田間讀書草廬中所見一二古人遺事輒掩卷太息曰吾安得起若人九京而與

之言千古哉丘明馬遷吾與之而言文曹劉諸君子吾與之言詩張子房諸葛武侯吾與之言經濟魯朱家郭翁伯吾與之言俠向禽二子吾與之言山水劉伶諸酒人吾與之言麴蘖事荆聶田光朱亥吾與之治人間不平嗚呼吾安得起若人九京而與之言千古哉已復展卷則又擊節起呼酒引滿笑曰賴有諸君子幸不落寞也同邑二三君子若唐巨卿兄弟馬君常兄弟輩稍稍聞田間草廬中有若而人思引之入林當

是時予方如夜郎王偏強自雄耳而馬君常則折節特甚謬謂吾文如太史詩如供奉人如東海布衣予一見輒把臂流連與余縱談千古俱得未曾有乃始退而嘆曰嗚呼孰謂當吾世而無丘明馬遷曹劉子房孔明諸君子哉因慨然有志當世士今年秋爲萬曆丙辰七月余遊白下歸鹿城友人何非鳴亟奔告余曰虎侯足下有志當世士哉平陵陳有佐先吾子訂雲從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言雲從志聲氣也有佐旣已奉盤匱待吾子久矣予謝不敏非鳴則又曰是役也有佐寧沾沾以文辭相高蓋氣節先之矣余立起執非鳴手曰嗚呼有佐先得我心哉吳寅不佞嘗欲私榜數言於座側曰丈夫百歲內諸所行事思異日有不可告上帝及不可對豐都王者勿汚此七尺軀文章不朽盛事諸所述作思異日不可對丘馬曹劉諸君子地下者勿辱此三寸管有佐先之哉有佐勉矣天下事何所不可爲但願

有佐無若不佞數奇吳寅不佞身不滿七尺胸中英雄熱血可滿百石若恒存孤幼恤筮獨一片肺腸有如皦日然而族類昧之矣今而後魯參謂可白晝剽別人腹而羊叔子公然鳩人矣至若束髮事揣摩自謂不愧功令至於今三十以老猶困童子試青青子衿咄咄惟事若不佞者天下事何所可爲予故願有佐無若不佞也雖然諸君子又勿以不佞遂懲噎廢食天下事何不可爲也諸君子勉矣若不佞已無意人間

世將於九龍山下與沮溺丈人分片席地誦讀
古人書差不落寞有子不慧已能負薪室人頗
善緝纊汚邪不能滿二十畝稍稍足供飭粥吾
從此逝矣有佐但得一士不忝丘明子長子房
孔明諸子其人者亟馳一牘告余余惟酌酒九
龍山靈稽首載拜而已

張仲子固窮七義序

張仲子髮未燥卽與余游矣蓋仲子之大父叅
知公於先大父懷周公有緇衣之好相得甚歡

已又嘗讀書仲子家塾同游公寅鄒師門爲異
姓昆弟云仲子少露頭角十歲學爲文能爲驚
人言楚中陳侯擊節賞之年二十猶未青其衿
而仲子之尊人仲弘先生節俠好施故業日荒
炎涼之態起於骨肉仲子感其數之奇遇之窮
也一日而作固窮七義出示余且告余日子不
可以無言余謂仲子日子豈醜窮乎抑驕語之
耶余聞之物無不窮亦無終窮者物莫大於天
地天地亦嘗窮於火劫盡後化爲灰故後人鑿

地猶見劫灰次莫如日日窮於彈洪荒之世日蓋有十自甲至癸其名各異其色之赤白亦有差堯之時一時並出羿惡之射殺其九次莫如山山窮於共工氏與人鬪不勝頭觸不周不周遂崩折天柱絕地維至今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次莫如仙真聞之真人得道後至五百歲爲一劫必有雷火擊之是物無不窮者仲子何人乃求免於窮乎仲子曰子之言悠謬怪誕不近人情吾聽之如河漢而無極也然子所言物

無終窮亦有說乎曰昔者范睢窮於魏齊折其脇溺之廁中窮矣未幾取卿相如摧枯朽韓王孫信窮於二少年昂昂七尺軀出人勝下二少年視之如狎羊豕及其登漢將壇誅秦滅項曾何有於二少年劉季窮於沛落柘不習家人生事臧仲之產嫂爲憂羹辱之又何知奠耶金四百之鼎者匪異人蘓秦朱買臣窮於其妻秦敝貂跟蹠歸來妻據機不顧買臣負薪於市其妻醜之遂辭之去及六國相印會稽太守章懸之

肘上兩人妻不敢仰視由斯以談之數子者窮耶非耶吾故曰物無不窮亦無終窮者今吾子求免於天地之所必窮而不求勉爲豪傑卿相之所不終窮子其猶有蓬之心也夫仲子曰吾子揣摩三十年敝裘不蔽肘伸毫染翰遠能延譽於四方學士之口近不能博州里一日之知子之窮可謂極矣子尚以爲非窮耶曰吾第憫夫天下之多窮人也而又烏知我與若之窮與不窮也吾見夫歷金門都玉堂者比比也試與

之探二酉之門又見仰蹠而俯躄也吾見夫進賢在首山龍在身者比比也試與之披文苑之華又見其捉衿而露肘也吾見夫朝炊金玉夕烹麟鳳者比比也試與之咀西京之鬻味六代之腴吾又見其腸之枯腹之餒也吾第憫天下之爲窮人者比比也又安知吾與若之窮與不窮也吾卽藜藿不充腸敝裘不蔽體吾第覺芟裳榮於綺繡籜冠榮於進賢一畝之宮榮於都城百雉北窻萬卷榮於南面稱王吾將退而求

吾所爲窮者不可得也而何以辨子之窮與不窮也且仲子亦何煩向吾而問已之窮與不窮者何若但出此七義告天下曰張仲子豈長貧賤者

金陵遊自序

余來金陵得詩若干首將付梓或告余曰子之詩強半言交耳子顧以金陵遊名篇人之稱斯遊也其謂之何余應之曰固哉吾子之爲遊也子知遊於山勝可擊也子烏乎知遊於人勝亦

可擷也吾來金陵先遊於傳遠度吾爲之聳然以起恍惚踞峨眉躡泰岱排日觀也已遊於艾子魏吾爲之穆然以思恍惚披二酉入少室探禹穴也已遊於茅止生吾爲之翩然以韻恍惚躋九嶷赴三湘望洞庭也越數日而遊於吾舊侯許明府吾爲之冷然以遠恍惚入桃源坐竹林登蘭亭也已遊於張文寺兄弟吳興公朱行素李爾承吾爲之飄然以仙灑然以幽恍惚濯錦江登天台度石梁也最後而得遊於蘊輝師

吾爲之寂然以澹恍惚登普陀訪姑射尋雪山也吾之交無非遊也固哉吾子之爲遊也客曰然則子遂無交乎曰間嘗竊取之矣余與友人安無咎書曰余來金陵當以燕子磯一片石爲意氣交突立大江中吞吐吳楚吾出胸中八九雲夢當之慮不敵也秦淮明月引人著勝地此足當吾酒交棲霞牛首諸山隱隱撩人詩思此足當吾風雅交若夫鍾山 天子氣吾 帝也木末一坏土吾師也吾何敢與之友也雞鳴雨花吾狎友也華嚴靈谷諸勝吾煙霞友也夫吾之遊遊也吾之交亦遊也斯則吾之以遊名篇者也客曰未也當世龍門若某某輩子未嘗遊其門金陵佳勝若某某子未嘗遊其巔也子之遊何足盡金陵余曰固哉子之言遊也今夫遊五嶽者缺其一未害其爲五嶽也遊十洲者得其七八未害其爲十洲也固哉子之言遊也客唯唯遂付之梓

散霞閣小題選序

國家不可無文章之士士不可以無文章猶面
不可以無眉天不可以無雲霞也人之身五官
各有所用而眉居其上獨無所營然使面目不
生眉面斯不韻矣天之上五曜各有所用而雲
霞之卷舒起滅於其際亦漫不關照臨噓拂潤
澤震擊之用然使天一日不生雲霞天亦不韻
矣士之文章也面之眉也天之雲霞也其爲用
一也文章之有小題義其用更奇其爲道更幻
蓋才可以矧格格常不足以縛才正變起伏天

矯變幻法不再陳態無預設文章之用至此極
矣余讀謝眺詩得餘霞散成綺之語作而嘆曰
美哉其曲肖文之變態乎因以顏吾若友華聞
修氏檄致海內名人小題義余與丹鉛其間每
一披閱雲霞之氣爲來撲人瞬目之下變換無
盡其有若短幅獨妍小景成品者沼上之輕霞
乎其有若瀾迴浴紫浪蹴驚紅者大海之明霞
乎其有若萬里碧空陡舒雲錦者半天之朱霞
乎其有若觸目龍鱗引盼鳳質者滿天之晴霞

乎其有情來引態韻去留妍者殘霞歛乎其有
五色競輝八彩齊艷者朝霞舉乎其有妖冶而
欲笑者其春江之霞乎其有奔騰而怒起者其
夏空之霞乎其有孤情獨上寒風颯颯齒牙間
者其雪後之霞乎其有烈焰炎起勢難向邇者
其暑中之霞乎余每易一義童子輒爲引滿以
待但覺盞濺紅潮口流絳液余眉間俱作青螺
翠黛矣美哉文章之妙至此乎國家文明之象
賴吾黨裨益不淺然則文章之士其又朝廷之
雲霞國家之眉目乎天得雲霞以開生面人得
眉目以開生面國家又得吾黨文章之士以開
生面矣是爲小題散霞序

小題漏痕序

顏魯公見屋漏痕因悟書法臨池家至今稱之
夫屋漏痕何與書事而魯公爾爾斯亦好奇之
故歟余友何非鳴黃爾調選丙辰進士小題成
題曰漏痕志奇也吳子曰正文體之令屢下衡
文者諱言奇久矣一二奇杰之士稍稍屏人唾

餘能獨立一格成一議當事者必黜之曰奇士
也將害正有能餽飭老學究所不屑道一二迂
腐語者然後擊節驚賞相賀曰噫得之矣嗚呼
奇之禍人如此哉二君子之有味乎奇也何居
何子曰嗚呼奇亦何負於 國家而寃之若此
哉吾未論久遠論昭代 國家得人若劉基宋
濂方孝孺于謙王守仁楊繼盛諸君子者亦可
乎吳子曰嗚呼奇男子也烏乎不可何子曰諸
君子一家言具在得毋有若今日餽飭老學究

一二語者乎吳子曰惡是何言也諸君子者其
人千古其言亦千古奇男子也何子曰然則奇
亦何負於 國家而寃之若此哉天下文章原
本六經易之一書又爲六經原本記所稱文字
之祖也今讀其書數畫之中生天地孕無始溘
鬼神羅萬物嗚呼斯已奇矣六經而下子莫如
莊周史莫若司馬遷以余所讀南華史記二書
大地河山聖賢皇帝簞之筆端玩之掌上又何
離奇瓌瑋之甚也嗚呼奇亦何負於文章而寃

之若此哉有如若者之爲見凡有負豪傑之才
具英雄之識悉目爲奇痼之丘壑而一切沐猴
戴冠骷髏束髮假屠沽之面目盜學究之心胸
如曹蜍李志淹淹泉下者悉登之三事列之庶
府嗚呼朝廷何利於若人爲有如縣官有急思
得人如劉如宋如方如于如王楊諸君子者得
乎吾恐若而人者神骨旣薄氣魄復微出則肥
身家處則飽妻子卽不周之山崩大齧之足折
終不關若人休戚嗚呼 國家亦何利於若人

爲以視負豪傑之才具英雄之識耻附雷同羞
稱齒後孤立獨行一見者其才品相越何啻逕
庭嗚呼奇亦何負於 國家而寃之若此哉吳
子相視而笑顧謂二三子曰吾過矣吾過矣前
言戲之也嗚呼奇之一語負天下重寃久矣得
子之論可免覆盆二君子其大有功於文章哉
二君子其大有功於 國家哉并告天下今而
後勿以好奇目吾黨

遊吳草序

遊吳草者汝南方子遊吳時草也遊吳何以有
草方子歷金陵渡大江經昭關過延州觀二泉
登虎丘泛太湖望七十二峯所得吾吳名山川
菁蔥嵯峩浩渺激盪澄泓凜冽之氣鬱勃於胸
生惡可已而寄之於手者也方子何以遊吳夏
商以前天下文章在西北不在東南今三百篇
所載十五國風大抵其地蓋多西北云東南之
有不過如夏書所載維揚之域金三品瑤琨篠
蕩而已粵自吾家皇伯開基荆蠻天下文章遂

趨東南然猶未著也家季子聘中土爲列國遊
得觀二南邶鄘齊陳諸國風歸而暢之域中於
是東南文章遂傾西北蓋於今爲烈矣語曰天
趨東南文章太盛倘在家季子遊中原後乎君
家孝廉先生嘗北遊幽薊南遊震澤天下形勢
了然指掌其人賢而好學號稱博雅君子與吾
家季子埒其於天下文章氣運大槩莫迤焉今
命其公子遊特於東南而又特於吳也意在斯
乎意在斯乎方子歸矣請出其遊吳草奏之孝

蘄先生當必作而嘆曰美哉帝王之巨麗也其歷金陵時乎既又作而嘆曰美哉浩浩乎若乘長風破萬里浪也其渡大江經昭關時乎既又作而嘆曰美哉山川之秀也其土菁葱而嗟峨其水凜冽而增波其過延州觀二泉登虎丘泛太湖望七十二峯時乎觀止矣殆不負斯遊矣方子名鏌字韜穎孝廉先生名日新字伯斌在吾師東文清先生門與聞性道一貫之傳者也東文清先生者何吾師薛玄臺先生也東文清者何吾黨二三子暨孝廉公所拜后土而私謚者也文清何以云東孝廉所欲別於西文清公者也不佞者何東吳吳寅虎侯氏也

試牘異眼序

色中之膠雖具異色不得妙眼則不能識琴中之響雖具異音不得妙指則不能發水中之鹽雖具異味不得妙舌則不能辨木中之檀雖具異氣不得妙鼻則不能知體中之觸雖具異性不得妙心則不能認以故諸根皆含妙性然余

閱契經其於眼根猶標妙稱故眼一而已厥名
標五曰肉眼曰慧眼曰法眼曰天眼曰佛眼若
是乎諸根止具一用而眼用獨兼諸根此眼根
所以尤標衆稱也胡麟兮爲文章於常幅中別
關心眼余嘗嘆服爲宇內異人而又吮以舌嗅
以鼻聽以耳觸以膚種種妙好每義必備余異
之不獨異以眼也蓋麟兮眼中有耳有鼻有舌
身以故其眼甫到而兼嗅兼吮兼聽兼觸則麟
兮之眼異也假使麟兮不先得斯眼也者胡以

一題之內而翕異聲撮異香吸異味招異觸彙
異態兼種種諸異爲發予眼識哉麟兮旣出異
眼觀題相作異文而又收異士之文遮開縱奪
非有色異音異味異氣性俱異當吾麟兮眼者
不收幾年文章之氣頓趣極旺衡文之壇特多
巨匠如吳如楚如魯如豫章鼎足壇坫異寶盡
搜文章旺氣於斯爲極是宜麟兮不勝收不忍
置出文中五眼而嗅之而吮之而聽之而觸之
而寢處其中也麟兮出示余以目徧讀之嘆曰

是不忝爲海內諸君子異眼所發吳楚諸巨匠
異眼所收麟兮異眼所定

罵古篇序

胡麟兮自署所爲文曰罵古篇示人人多罵麟
兮者曰若士所罵者何篇也如漆園如腐令如
盲史如髯蘓豈皆在所罵耶余曰然則又曰若
士何所仇於古之人而罵之余曰否若士之罵
古人也蓋德之也今夫言之出於手而脫於楮
也皆文人手指一時乍現之影也橫斜豎側其

爲相也不一態總之非有實相非有定相非有
自性之相倏而生倏而滅倏而有倏而無究之
實未嘗生未嘗有卽強而謂之滅強而謂之無
猶之乎贅也而後之人強執其偶而生偶而有
者而愛之而護之非是者而憎之而彈射之是
何異見壁間幻落之竹影因就其壁而以筆描
之而以紗籠之而以之爭於世也曰此寔竹也
而嫣然而橫者也若夫彼已氏之竹何以若是
斜也豎也側也彼皆非竹也可憎也可廢也何

以異於是吾知竹聞之必憤然而怒已又啞然
而笑曰橫者吾影也斜亦吾影也豎且側者亦
吾影也皆非吾也影也而安所用若人之愛且
憎爲是孰若取是影而洗之而裂之庶彼兔若
人之紛紛爲矣今麟兮之罵古也亦笑弄影者
之紛紛而代古人之水洗而手裂也由客所見
漆園腐令盲史髯蘓所憤然而怒啞然而笑者
也由麟兮所見是諸君子所擊節而喜掀髯而
慶者也麟兮惟不忍古人幻落之影取世人之

紛紛故罵之也吾故曰德之也今麟兮若干篇
是又麟兮若日之影也麟兮方且倩棗梨描之
以示世所以嘗世也世有能罵麟兮者麟兮必
德之若有取而莊語之而愛護之是向者紗籠
竹影之見也麟兮所罵也今麟兮遊舊都長安
街之西傳遠度居焉其爲人亦愛嗔不愛喜者
也亟出罵古篇示之吾不知遠度何以處子

偶刻序

陳于到題其近藝曰偶刻或告余曰陳于到之

爲文章蓋一字一不朽也者曷不稱千古而乃曰偶爲余曰不然陳于到蓋真能爲千古者也余觀文章之至不朽獨擅其奇共稟之以爲千古作者無如有頂之天無底之地與兩足之尊海內文章之奇莫過是矣迨追其先殆皆偶而爲之者也天偶而偃地偶而仰日偶而熱月偶而涼人之身眼偶而排鼻偶而墜齒偶而骨舌偶而肉皆一時作者偶造之文章然而開闢以來至於今無有改天而仰改地而偃改日而涼

改月而熱改人之眼而墜改鼻而排改舌而骨改齒而肉者當其始作之時一一偶也至於今一一千古矣後混沌而任開闢者安知不有好奇者爲政一一取而改之其始取而一一改之亦偶耳然而後開闢之天下亦一一千古之矣陳于到之所以稱偶也蓋真能千古者也今世文章家慮無不祖庖羲之畫矣彼其初爲此畫者皆偶也庖羲氏偶意有所得於八也偶畫而八之後有好奇者出倍其數而六十四之是則

偶而意有會於倍其數者是也亦偶也安知後
不更有好奇者出偶退其倍數之半而三十六
之又偶進其初數之半而十六之皆偶也皆可
千古也後世文章家奉其八者是則規規八之
奉其六十四者是則規規六十四之以爲是天
設而地造也者孰知庖羲未出之先天亦未曾
降地亦未曾出也是宜羲周姬孔笑人無已時
也陳于到之爲文章無一定奇無一定正無一
定古無一定今意偶然則然之意偶不然則不

然之格無有意揶議無有意立見之者驚嘆以
爲得未曾有不知于到之於此則偶也于到所
以善爲千古也物誰非偶者宵而得夢覺而奇
之浸假旦而假寐欲復得宵之怪者而夢之孰
知不可得也但見旦之夢更怪於宵取而筆之
皆千古矣皆偶也唐人之爲小說也日爲一說
日益不測愚者驚嘆以爲得未曾有不知皆偶
也至於今唐人之筆皆千古矣是皆得於偶也
也是則于到之有偶刻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虎儷集

刻吳虎侯遺集文卷三

梁溪吳寅虎侯著

鹿城何謙非鳴閔

門人孫閔基郁離較

孫閔奎紫文

壽旌節姚母文夫人六十序

歲丙辰姚孟長母文夫人以苦節聞於朝得

俞旨命有司旌其門如令越三年戊午文夫

人當六十是年冬十一月蓋夫人誕辰云孟長

念其母苦節四十年乃今得被 天子寵光而
又寔有天幸會當六十私心喜與其子稱觴夫
人膝前孟長之友若治生劍光暨不佞吳寅等
若干人屬在通家子姓行爲文夫人上壽於是
余小子寅申之以言曰余讀坤之六爻竊謂與
文夫人有合也六之初有曰履霜堅冰至蓋言
辨之貴早辨也初文夫人當難時孟長之生甫
十月襁褓中何與人事夫人視孟長輒慟殷殷
田田有壞牆聲且謂掌中兒將作几上肉是文

夫人直能履霜知冰蓋不待知之家釁旣作對
簿訟庭時其辨之不可謂不早其在六二則曰
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此言益與夫人合夫人卽
出名家閑內則然總之不離巾幗中人况僅僅
二十餘輒當難然孱弱女子何知大義而望從
容中禮耶而夫人皎然秉大義如白日呱呱襁
褓中兒乳哺旣饜被以衰麻掖置藁秸如成人
禮是亦亾於禮者之禮也卓哉夫人直不以繩
方不以規所稱不習無不利者非耶六三之繫

有曰地道無成代有終噫嘻代有終難言哉况居文夫人之位代有終則益難孱然二十女子稱未亾人上事病姑下撫幼子旁無強近之戚庭戶如水家難如蠅居此之時代有終難言哉夫人卒能免飄搖風雨教其子爲文章主詞壇盟薄海內外一時稱麟鳳是夫人所以代有終何如哉六四之詞曰囊括無咎蓋言謹也文夫人以一孱女子遭家難變起肘間耽耽之寇不在門以外出片語稍不中程釁輒起矣夫人拮

据四十年間能使中外無間言卒能致其子爲文章主詞壇盟薄海內外推麟鳳琅琅大義聞於朝親沐 天子恩綸六五之繫所稱暢四肢發事業是耶非耶噫嘻如文夫人者知道矣孱然二十女子持門戶教其子以文章起家而又身被 聖天子寵光他人處此蓋幾陰疑於陽矣上六之詞有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文夫人卽居上六之位寔逡巡口不言功亦既能致孟長致身青雲主詞壇盟矣猶然進

而謂之曰余九熊弗力上媿賢母下媿亾者噫
嘻夫人而媿誰其不媿者是則夫人所以善居
上六能免在野之戰玄黃之血也故曰夫人蓋
知道也孟長聞余言其有合乎坤厚載物德合
無彊如夫人者蓋真與無彊合德矣

壽汪母程夫人序

姚孟長往出其母夫人孀節紀示予予讀之嗚
咽不能成聲爲賦詩六章頌之矣逾年顧顛之
走百里來亦出其外父汪如石所爲母夫人婺

居述示余欲得如姚母故事余讀之亦復嗚咽
不能成聲嘆曰嗟乎天之報兩節母者何巧相
類也蓋孟長之母文夫人十五而嫁二十二而
寡六十而旌至於今三十有八年如石之母
程夫人十七而嫁十九而寡七十而待旌至
於今五十有一年姚母有子爲孟長名走一世
汪母無子而有子爲如石亦名走一世其事之
始終畧相類余故知天之報兩節母者甚巧且
厚也顛之聞余言進曰不然天之報夫人者甚

薄安所得稱厚蓋女子何知建樹身享其樂者
爲有德幼而居樂有父母長而嫁樂而室家卽
旣老猶願得同心人白首無相離樂而子孫夫
人何有焉夫人得稱程氏女樂而父母者十有
七年得稱汪次公婦樂而室家者二年夫人享
造物之奉蓋止此自此十九年外皆苦之年耳
安所得稱厚余憮然久之顧謂顓之曰子胡知
造物乃輕言厚薄哉爲他人造物者卽厚不足
當夫人以視夫人雖甚厚猶甚薄耳顓之避席

起曰子言夫人之造物不薄余疑之或有說焉
子言他人之造物皆薄夫人獨厚子亦有說乎
余顧謂顓之曰夫女子生而樂有親也樂有家
也樂有年且與白頭之人樂有子孫也人之造
物比比也假令天之報夫人者亦取諸此僅與
衆人等厚卽厚猶薄耳造物慮之矣以爲若人
所以徼諸我者良厚安得以報衆人者厚若人
吾惟與以夫速奪之夫與以子速奪之子而巧
與以伯氏之子使之備極荼苦爲共世子之妻

賦栢舟者若干年爲江文鑄之妻潔身守已者
若干年爲韓太初之妻刺血和藥孝其姑者若
若干年爲陶侃之母范滂之母剗薦截髮教其子
齊名李柱者若干年而後乃今得稱於世曰共
世子之妻也蓋其節也江文鑄之妻也蓋其潔
也韓太初之妻也蓋其孝也陶侃之母范滂之
母也蓋其慈也而後乃今得列之青史曰是其
程翁之女也言有守也是其汪次公之婦也言
有德也是其汪孝廉之母也言有義也而後乃

今爲夫人之造物者快然無復遺憾由斯以談
厚耶薄耶顛之躍然曰命之矣今而後得藉手
吾子之言歸報汪先生使程夫人得與孟長之
母文夫人並荷吾子之頌言

壽張元春先生七十序

吳中蓋有高士云文彩如王摩詰風流如顧長
康高潔如倪元鎮解衣盤礴如三君子而時又
出入於董北苑米海嶽黃子久諸公間則莫若
張元春先生其人矣先生故吳郡人少儻好

奇節爲人特多遠韻其於煙雲花木江山竹樹
天性也幼搯觚爲博士家言久之喟然嘆曰吾
何爲是拘拘者吾腕中故有無數煙雲花木江
山竹樹靈異奇怪可駭可喜之物吾何爲是拘
拘者遂棄去去而爲洞庭五嶽之游所得靈異
奇怪可駭可喜之狀時時噴薄五指間喟然曰
在是矣吾知所以用吾腕矣乃始進而謁吳中
名勝遞相師友其於此道輒得二三已又進而
徧求吳中先輩若沈啟南文徵仲唐子畏諸名

公一一師其法尚友其人其於此道輒得五六
已又進而遍求長康摩詰海嶽子久元鎮諸名
公其人蓋未易更僕一一師其法尚友其人其
於此道輒得八九已復進而遍求洞庭五嶽間
所得煙雲花木江山竹樹無數靈異奇怪可駭
可喜之物一一師其法因一似友其神至於今
所師益廣所進益神煙雲花木江山竹樹不在
洞庭五嶽而在先生五指間以故先生片楮出
人間共驚以爲珊瑚木難神異不可幾得之物

云雖然猶未盡先生之人也先生之爲人卽一介布衣哉目中故無公卿公卿之門卽欲邀先生一兩蠟屐先生苟弗善弗許也先生蠟屐強半在洞庭五嶽間是則先生所以稱高士哉或曰先生非人間人蓋神仙中人也以故洞庭五嶽在先生五指間至今七十以老而神明無恙步履若雲有以也然則先生豈卽向者遇黃石公圯上其後又從赤松子遊者耶

壽祝母六十序

嘉隆間我梁溪有祝山人者以善奕游公卿間一時公卿雅重之爭交驩山人山人之名傾動海內然不專以善奕故蓋其人在賢豪間而特隱於奕云山人謝世若干年而其繼室陸孺人登六十其子文學世禎痛其父弗克偕母夫人以有今日也而又深自責名位之弗彰無以爲母夫人光退而自維曰世禎無狀卽弗克微如綸之言以顯榮母夫人獨不有如椽之華袞在是在諸君子於是遍謁當世能言諸名公因并

及不佞寅跽而請曰先君子之行具在卽微世
禎言諸君子當自得之獨惟是世禎之母弗克
自表見於諸君子也世禎用是凜凜懼吾子何
愛於一言寅唯唯世禎則又跽而請曰吾母之
稱未亾人以有今日也良難哉當吾母之歸先
君子也旣已喪前母某孺人伯兄某一介藐孤
耳吾母撫茲藐孤無異前母某孺人及舉不肖
世禎吾母所以撫世禎者一如伯兄寅載拜起
曰美哉能均乎乎爲之歌鵲鳩之章世禎則又

跽而進曰甚哉先君子之篤於親也惟世禎之
從父落落不事家人產先君子終身弗析七箸
卽先君子謝世若干年吾母率世禎等所以事
從父者一如先君子矢靡忒寅載拜起曰美哉
能敦倫乎爲之歌行葦之章世禎則又跽而進
曰先君子以布衣游公卿間也不知其爲公卿
甚者不憚海鷗之螺贏之也吾母每聞家人言
其事輒擊節稱丈夫丈夫先君子知之用是益
克自信益自砥礪云寅載拜起曰美哉能相與

以有成也爲之歌雞鳴之章世禎則又跽而請
曰先君子卽游於公卿乎卒不肯脂膏貴人以
潤橐中裝室中蕭然食貧如故吾母恬然安之
多所刺衽以自食寅載拜起曰美哉其能勤也
爲之歌葛藟之章世禎則又跽而進曰先君子
之捐館舍也吾母方壯盛云不肖世禎呱呱襁
褓開物耳吾母百方茹荼日夜冀小子成立以
報先君子世禎用是不敢墮落以貽母夫人憂
寅載拜起曰美哉貞而不渝也爲之歌栢舟之

章復載拜而係之以歌歌曰春明百物生光華
春風百丈醉流霞東方蟠桃始著花安期之棗
大如瓜我欲致之阿母家能令顏色如丹砂君
不見阿母六十顏如砂

壽秦母楊太孺人八十序

代徐中丞

在昔 世廟時大司馬臣秦金功最高雅重天
下其子某以公蔭累官至二千石二千石之子
某中翰公益以氣節顯當是時晉陵吳太史某
以言事忤 世廟有 旨杖太史廷臣震恐無

敢問吳太史者中翰公挺身前凡所以爲太史地者無慮百端學士大夫至今頌公德無已時越若干年中翰子某以癸丑進士起家江西永豐令稱廉吏旦夕且拜省郎臺御史學士大夫籍籍嘆天祥世德如此矣余不佞承乏南國余又屬永豐君兄中丞先生門下士蓋時時稱說其事云歲丙辰余謝事家居中丞先生季子某以永豐母夫人八十走一介存余貽以書曰維從父永豐君辱知先生有日矣然不特永豐賢

乃其母亦賢母也疇昔之役凡中翰君所以躬翼吳太史者蓋多楊夫人愆惠力云余覽書已擊節起曰有是哉豈惟賢母亦丈夫也今夫兒女子何知氣節身享其榮者爲有德所見丈夫子不憚以七尺填虎口有誦譽起耳不至牽衣斷其裾使不得前亦已幸矣乃愆惠期共濟哉曰是役也蓋已千古矣而秦季君書中則又嘖嘖稱母能謂秦自大司馬以下卽世世顯榮然皆爲吏廉橐裝不滿其在中翰公已中葉又早

背母夫人獨以一女子持門戶以有今日以是
徵母能夫能則能耳其於母夫人猶卑之無甚
卓絕也獨秦季君所稱永豐君初得永豐時母
夫人以不樂遠遊獨留然猶執永豐手謂曰若
往當爲大司馬而下報奕世恩若往而不務撫
循元元而務浚民以生繭絲是爲媚茲一人
若卽有赫赫聲吾弗善若往而惟問民所疾苦
爲縣官樹保障若卽不有赫赫聲吾大願也永
豐君服母夫人教言無斃以故永豐君爲永豐

有漢循吏風余覽書已又擊節起曰有是哉豈
惟賢母蓋烈丈夫也今夫兒女子何知廉吏身
享其利者爲有德旣已訓其子致身青雲惟橐
裝是求橐裝不高有大詭譎起耳又何能辨繭
絲保障爲母夫人去彼取此千古矣是真永豐
母克稱中翰婦庶無秦人司馬以下箕裘余乃
載拜遙告秦季君曰其自今往稱觴也爲我謝
曰維夫人永勿忘愆惠中翰公與告戒永豐時
天下後世定當賴之是則予不佞所以壽母夫

人者矣

壽馬凡卿先生序

單子惠仍嘗爲予稱馬凡卿先生才蓋與其人共於是邦稱祭酒矣余故遇人輒問馬先生一日酒後耳熱不覺喉間忽復有聲念馬凡卿先生姓字孟堅楊子聞聲大詫子胡自知先生先生吾家樂令也雖然子之知先生也不如我請爲子詳先生之人大都先生爲人文采據長卿座風流則白傅儔也其貧與柴桑公伯仲至於

病癯一龕則雖偃僂丈人先生猶當弟蓄之矣生南閩浮提稱丈夫者於今已經一萬八千支州人士之愛重先生者競書詩篇爲先生頌義今其言具在子見之當知余聞已亟請讀之言卽人人殊其與楊子所言若符節總之頌先生之義者十之九而間有一二致疑造物云謂造物者若何以貧病斯人也已而顧謂楊子曰旨哉諸君子之言歟雖然猶未廣也子爲我問馬凡卿先生卽今衣布衣食蔬食蕭然一龕

僅蔽風雨復有兩豎子耽耽怒目伺先生持先生兩足甚急跬步不能前疇昔之日身形如鶴步履如雲日夕擁青樓諸麗人並坐寶馬馳驟長千里中相去奚若吾知先生必瞿然應曰此之相去甚遠何啻隔阿僧祇由旬地子又爲問先生卽今一龕之內結跏趺坐先生但閉而目却而聽默然思維我此淨覺在七尺城內清淨場者視馳驟長干時得無少分缺陷有變易否先生必將默然思瞿然應曰否否此地實非有

變易實未嘗隔一芥子許一針鐸地然後爲我問先生卽今請再思維今之病癢一龕昔之寶馬馳驟與夫了了淨覺在七尺城內居清淨場今昔一印者畢竟何者是馬凡卿本來面目楊子知之乎疇昔之日晝遊錦樹暮夢青樓於世樂似快然吾能決七尺城內之束縛牽纏夜卧不寧貼卽今五欲不撓六塵退舍於世樂似不足然吾能決先生七尺城內之人安穩寧帖無喜無憂則是貧病兩君子大有德於凡卿先生

諸君子乃詬詈造物爲楊子欣然色喜謝曰吾當爲子問先生請書之以識贈言簡端

壽白長公六十序

余讀往牒所得古人踪跡甚覈間嘗操三寸觚按考功法嚴出已意坐而進退之若淨飯王太子成周柱下史魯國司寇吾蓋世世退居臣子列願北面事之無敢言其餘諸子吾皆得而上下其品目一切世人鹿鹿無可短長者勿論縱其人多自豪不過兄事草木弟蓄鹿豕何足辱

吾三尺法若夫漆園傲吏及魯連先生輩其最上乎范少伯張子房才足以其身霸固避不取退而部署江鷗海鳥爲雄長法當居上次王彥方陳太丘絜已自好僅足冠冕其鄉之人故當考中上秦政劉徹下逮馬援班超諸人蠻觸二國之長耳然猶不失爲中下至終其身沒沒於鄉里間而其才最鈍者考最下矣以余所觀白長公殆其傑然者耶公爲學博翁子學博翁爲人廉謹官將樂霍丘者若干年囊并不欲入劉

寵一錢旣已倦遊歸寒與諸生等然終翁之身
腆供具美裝束不復知其爲寒廣文公爲之也
是時公陰爲辦治良苦乃一不以煩諸少第心
然則公之爲學博翁子者豈不難歟雖然猶易
耳迨其後取學博翁一片氈與諸第計指而分
之則又不忍自居其美者噫嘻當此之際誰謂
古今人不相及公故高才生名藉甚與大行爾
亨頡頏州人士口稱爲五山二白然意不屑屑
也旣已廩於庠顧棄去爲南祭酒諸生視一第

僅如芥若俛而取諸地耳乃一日縱觀六朝遺
勝就其里人一一問所爲石頭城華林園孫楚
酒樓及桃葉問渡處其人至今安在遂并去其
手中三寸管歸而就北山之傍取三畝地構數
椽其間部署里中碩彥若善酒爲吾治酒泉郡
若善奕爲吾作手談敵道戲蓋公終歲馬蹄強
半在山間數武地爲酒之社歟恒於斯爲棋之
墅歟恒於斯至一切米鹽諸務悉以付二子曰
爾其善爲之今而後勿以溷吾耳勿使當世達

人移文北山也蓋公故長才稍稍出其籌策不難徒手致數千金當是時其家視學博翁已不啻十倍然終不屑屑也里之寒者衣之饑者食之姊之既嫁而貧者冬而寒待而裝綿夏而雨待而舉火至是復以其餘一切舉而委諸二子當此誠何讓古人范少伯非不才識高一時猶必待功成歸五湖人至張子房仙矣余謂必身掛留侯印然後從赤松子遊猶爲少風景耳公也超然不一屑意卽蒙莊諸子猶將願爲世外

交徒以其繫已自好目爲里中冠冕至不倫矣公今年六十某月某日爲懸弧辰諸君輩挈壺觴請余謂子不可無言侑觴余出此法與諸君進退古今間不少借爲之論說如此諸君各各當意去

何邑侯奏最序

代

邑父母臨海何侯以名進士起家當塗今有聲尋奉 璽書移劇于錫治平更出當塗上臺使者以最書 聞考功氏請大家宰叙其闕爲侯

請 恩如制 制曰可侯至是遂得膺褒封之
命博士弟子員某某輩請余言爲侯頌蓋往者
侯甫下車輒移書澤宮曰邑長吏寧惟是從事
刀筆執簿書對獄吏已哉卽作人造士實與有
責焉請得如文翁故事吾不憚以琴堂爲澤宮
於是諸博士弟子咸踴躍受約束月兩奏其課
侯爲丹鉛甲乙之人人當意去一時文章之運
遂駸駸盛以故諸君子尤踴躍願頌侯明德云
余唯唯顧謂諸君子曰是役也卽徵諸君子之

請某亦不能已於言雖然願諸君子先有言也
諸君子踴躍進曰某等何言某等蓋嘗遊於縉
紳學士間竊聞其搢管執簡倚歌相和之聲矣
其歌曰有鳳有鳳五彩九苞大音黃鐘小音壎
簫產自東海羽儀九霄 帝命用休錫之瓊璫
載歌曰有鳳有鳳九苞五彩集於龍山甫及一
載有飛煌煌祥雲鬣鬣百羽從之林巒色改如
日斯輝如錦斯綵我羽旣豐從之鳴鶴余聞之
肅然起且嘆曰美哉侯之能以文章致身顯榮

其親也美哉侯之能以文章造多士士用蒸蒸
起歸樂育也諸君子則又踴躍進曰某等嘗經
田間見衣襖襪荷畚鍤爲鼓腹擊壤之聲矣其
歌曰瞻彼中野蜚蝗蔽天心之憂矣曷克有年
仁矣昊天庶靡有害匪天之仁君侯之賚親執
其芟無裨遺類飲侯之德亶其心醉載歌曰瞻
彼禾黍六月如焚心之憂矣禍殲人羣仁矣昊
天霈然其雨匪天之仁我有召父禱於桑林親
執荼苦君侯之仁洵哉千古載歌曰凡我兆民

繭絲是惻彼催科隸如虎斯翼一歲之中伊人
歛跡我輸我稅無苦蜂螫脫我溝中登我衽席
又歌曰有狡吏胥爲奸之藪百爾爰書上下其
手一歲之中伊人掣肘奏成一人無關其口余
聞之肅然起且嘆曰美哉侯之精誠感神人孚
異類也能安民也省煩苛除積蠹也卽中牟勃
海之治何以加茲諸君子則又踴躍進曰某等
又嘗遊於市見三老五更塗歌巷頌之聲矣其
歌曰皇皇雉堞廣袤數里居諸孔多爲虞傾圯

彼狡生心爲奸爲宄自今改觀勢若雲起無煩
公私無勤遠邇不日告成金城屹峙載歌曰自
我爲市日中孔繁物情倍屣狙詐之門自今亭
平守其畫一勿三勿二以寧以逸人多可封讒
無可嫉又歌曰祛篋探囊實繁有徒家不寧寢
戶鮮安居制法自今列戟比閭琅琅清柝守其
井廬晝無拾遺暮無穿窬余聞之肅然起且嘆
曰美哉君侯東南一保障也今而後五尺童子
可適市民可開戶高枕卧矣諸君子聽余言已

穆然思躍然起自爲歌曰禮法日苛風流墮地
王喬仙躅千載誰嗣千載誰嗣自君侯始備幹
長軀能兼數器遊亦有餘亶也卧治神明之威
神仙之致余聞之復作而嘆曰美哉能以揮霍
破拘攣也郭汾陽韓魏公之間歟諸君子已復
穆然思起而廢歌曰有美者駒厥汗成血花生
其肘^連吐其舌神若遊龍氣若冰雪九方臯氏
爲爾心悅余聞之作而嘆曰美哉侯之能燕翼
啟後也語云芝草無根其殆非歟不然何門風

之遍肖也諸君子唯唯諾余言余喟然拊膺嘆曰美哉諸君子之言所以頌侯者至矣余卽不能已於言無以易此矣請受策悉書之以爲君侯頌

陳本符藏古印藜序

好事家多所藏秦漢以上彝鼎寶玉以迄皇帝諸侯王將相大臣金玉璽龍虎等符魏晉唐宋以至勝國法書名畫蓋尤寶云 國朝王大司馬有言畫力可五百年千年神畫書之力差久

長然不過千二百年徑盡矣古帝王將相大臣金玉璽龍虎符與彝鼎寶玉庶幾千古哉雖然秦漢以上彝鼎寶玉多入縣官內府未易流傳人間卽一二流傳人間又多錯狡賈黠匠贗鼎中易亂真而值又不貲每一器至抵汚邪若干畝好事者往往嘆聚沙古帝王將相金玉龍虎符璽多流傳人間猶易購得焉江以南好事者無慮數十家自婁江王大司馬兄弟樵李項太學外莫如毘陵之朱鴻臚蓋其人俱好俠嗜古

負高鑒以高貲相雄其於彝鼎寶玉不惜傾橐
裝購得之以故家所藏秦漢以來古器物多此
則朱鴻臚家所藏秦漢符璽而丹鉛之傳薄蹠
者也鴻臚每得一章輒丹鉛之卽凡身所過從
諸好事者所得寓目亦未嘗不丹鉛之傳薄蹠
以故遂成帙鴻臚寶之久之歸陳子蓋陳子得
尚鴻臚女孫陳子嘗脫身游婦翁家所得覩秦
漢以上物輒低回流連其旁以故婦翁心知陳
子賢好俠嗜古克稱其家婿也陳子私心尤寶

此薄蹠婦翁心知之久之遂歸焉陳子喜可知
也陳子善臨池嘗摹李斯李陽冰古篆法得此
法益進居恒寶之不啻如三代彝鼎時置案頭
如日從古皇帝諸侯王將相大臣游常詫客一
薄蹠可當大秦明月珠十斛云陳子名卿茂字
本符曾大父爲光州守好俠善古文詞其大父
爲穉登號斗源亦以俠稱父伯純故長者陳子
世三君子業與余善

劉氏族譜序代

余總角卽獲與劉子遊矣劉子於余數年以長
余故得兄事之劉子亦視余猶弟蓋異姓而昆
弟云余早坎坷困公車讀書草堂劉子時時來
存余信宿相與語彌日夜忘倦劉子蓋頃刻不
忘其先世云謂余劉之先蓋所稱如綫者哉余
子姓計且數百指矣已穆然思慙然嘆也曰吾
猶及見家父老蓋時時稱述昔之人矣某大父
行若何某曾大父行何若吾聽之如寔自就見
之今父老已矣卽余髮且種種矣少者壯壯者

老後世所不知何人誰爲稱述者恐百歲後至
不能舉其名安問人與事哉余於是心知劉子
意寔深且遠庶有事乎無何余抵永新事成矣
庚戌當計吏余事竣省故里劉子亟來存余謂
足下勞苦隨出一編示余且曰厥初生民遠莫
識之敢以耳目所覩記家父老所稱述爲之支
分派別以遺後世所不知何人卽少者壯壯者
老無爲稱述者庶幾如就見之余拜而卒業曰
苦心哉蓋自信宿草堂時已心知劉子意深且

遠卽此一念千古矣劉子則又穆然深思憮然嘆曰以余觀家父老所稱述某大父行曾大父行庶幾篤行君子哉乃世世以長者隱居田間天之於善人其謂之何余嘆曰噫是則而姓之所以長也余觀中人之家聚族畎畝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緩急相收恤歲時伏臘相過從愉愉然秩秩然先民之風歟偶得一才子第一朝脫跡稱貴人聚族奔走貴人是求愉愉秩秩之風不可復得矣甚而百年之德敗之一人氏族日

凋家世日替階之爲禍可勝言哉雖欲聚族畎畝誅鋤力耕長爲農夫以沒世得乎劉氏世世以長者隱居田間是則而姓之所以長也雖曰是天之大有造於劉也其誰曰不然劉子躍然起曰命之矣請弁諸首使世世得長者之言而稱之

八百草自序

余婦一再娠後十二年所始復娠蓋一紀矣舉次兒因名紀生家人訛呼紀孫或稱阿紀余以

兒生有異徵欲字長庚友生輩則稱虎子又字
虎子兒廣額豐頤厚耳圓頂眉如輕雲聲朗朗
如扣清玉雙目炯炯如電與羣兒嬉卽雜居衆
中遙望可別識蓋兒舉止奕奕迥不類羣兒語
不輕出口偶出一語無不穎異絕世憶去年冬
余從吳門歸家人蒸祭歲烹雞豚兒牽余衣張
目變色手指雞豕血且告以狀盤旋不肯去余
曰兒不忍耶兒領之再三蓋再來人也余私心
念靈異之種不多任世心怦怦不自釋未幾果

以虛亾自辰距未計年得四計月得二十有八
計日得八百有奇憶余授兒數多止八兒能言
問以數遇物俱稱八嗚呼豈其識耶吾聞物之
壽者多至八百歲神仙度世多稱八百如李八
百彭錢壽八百之類未易更僕嗚呼兒以一日
爲一歲何不倫也雖然兒卽以一月爲一歲以
余計之無不可余觀神仙之徒任世卽至八百
然其間男女嗜慾之耗憂歡合離之擾當亦不
遽免以故神仙之徒始亦未免耗壞其後猶假

脩鍊云兒於之數者何有矣所受六根雖住世多至八百餘日然如蓮花生污泥中在染不染老氏所稱嬰兒之始孩耳其於之數者何有矣終日嬉遊如天地初分未離渾沌一日之間爲時十有二時時皆無懷葛天也爲刻者晝夜共有百刻刻皆無懷葛天也若是則生世百日輒得一萬刻千二百時計兒八百日間得時者萬有二千是兒享萬二千時無懷葛天氏樂也得刻者八萬有奇是兒享八萬刻無懷葛天氏樂

也兒之八百日豈惟五濁世人不敢望卽後世神仙之徒當亦慕說之不衰然則余卽以兒所享之一刻當人間世一歲亦無所不可由斯以談是兒享八萬歲無懷葛天氏樂也蒙莊有言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自兒視之蒙莊氏又小之乎春秋者矣兒之春秋不啻過之兒幸矣余之哭兒余之不明也夫計所得哭兒詩若干首余不忍棄因竹梓嗟乎余爲此詩腸寸寸斷矣欲題斷腸草友生輩以

余所稱八百說於達生之百合也遂題八百首
云

虛亭十二詠序

虛亭者司寇許先生所構也先生產不及中人計所得月俸錢慮弗給釜中炊所至輒事土木構亭榭俱嘯詠索資不支時時典污邪脫驢驢質子錢家佐之衙齋前故有隙地有池一畝許周遭皆楊柳盡植芙蓉池畔雜以木槿葵花蕒蒿菖蒲之屬先生就隙地構一亭危踞池上亭

止容八人軒窻玲瓏結構都雅是亭也以四面俱虛遂名虛亭亭落成正值夏月時方憂曠忽一夕大雨時至池水驟溢先生喜夜半篝燭起看池中水甫及且馳一急足持短牘至雞鳴寓中出牘示余中有云有能戴笠跣足來者豪傑也意吳虎侯諸葛石鏡乎余時正念先生亭中雨當大氣色得牘狂喜急至酒人所且告曰能共赴許先生雨中招乎諸酒人以不耐跣足辭余獨挾一長鬚奴往先生方箕踞亭上見余至

大喜坐定雨益橫亂灑人衣裙池中荷風橫來
襲人四體俱青蓮花香頃之雨小緩先生命取
吾鄉惠泉水瀹茗飲余一再啜灑然清遠時梅
水新漲池蛙亂鳴作亭中一部鼓吹霽色漸露
長林如洗黃鸝坐深碧中嘒喉弄音嬌脆欲絕
政如吾鄉歌喉但少檀板耳頃之諸葛石鏡至
諸葛奇士善賈善詩善酒善談善嘯余聽其語
四方鄉音雜出不辨爲何方人余詰之曰吾家
世在蜀產於就李遷於雲陽娶於錫賈於衡湘

之間政未易定我爲蜀人越人吳人楚人也已
先生出筆硯示余共品亭中景則有若烟柳也
露荷也蛙聲也鳥語也水月也蘿風也崎堤也
繡井也井在虛亭左時時取以滌硯以易有繡
井故名又有浮巢浮巢者先生僚友王司馬所
置也豎四木爲之橫以三級置林樹中循級而
上如鳥坐巢中故云巢先生欲取置諸池又如
鳥結巢空水上先生曰此當名浮巢先生又指
池中度問余索名度甚奇狀如浴盤腹圓而潤

體長丈餘首尾俱圓兩傍俱削先生欲中覆以板置酒壺兩人相對箕坐取小漿蕩荷花中搽碧筒勸酒余欲名蓮渡先生曰卽命爲圓舫亦奇遂名圓舫共得十二題此僅一時景物也若亭中之勝如冬之雪春之花四時之彈棋啜茗浮白賦詩亭非一事事不一勝無取預設品竟命酒益以三人爲祝君成之暨用之用之先生婿也其一爲元五甫十有六已加冠其人如玉有王謝門風各盡醉而別余爲賦絕句十二首

刻吳虎侯先生遺集說

憶歲在己未余檢雲從社行藁讀吳虎侯先生制科文隻字千古無請諸先子延爲余及家弟子師之雖長不滿七尺而意氣干雲其工古今詩文千言立成人咸驚異然于秦漢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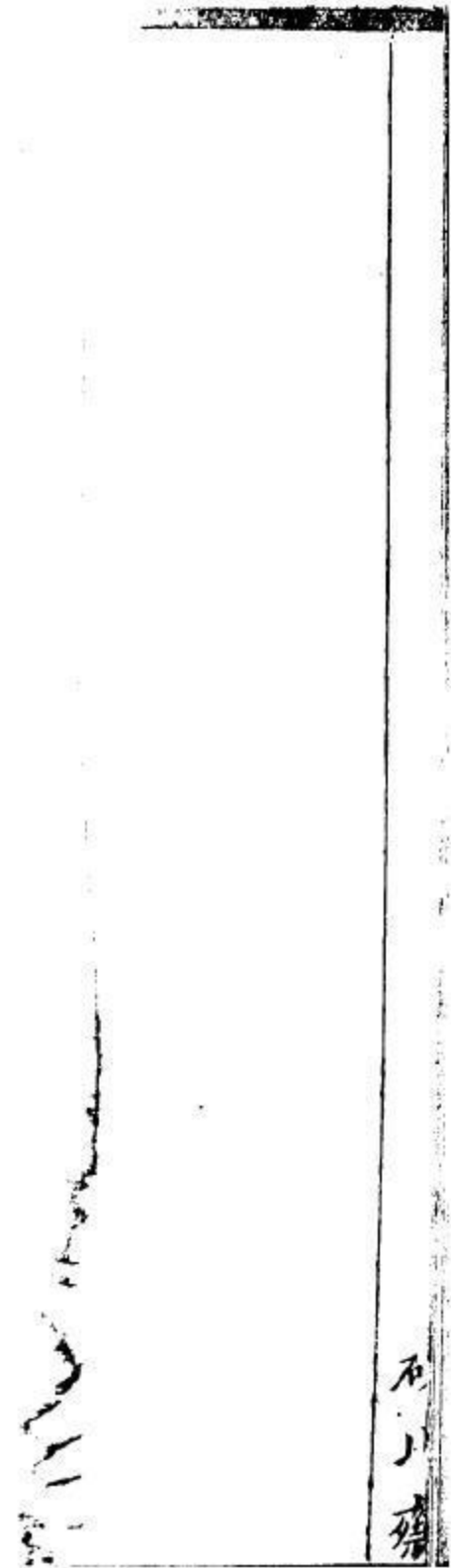
書有不屑讀者惟研味六經及諸儒
語錄而已越明年又舉制科文及古
詩若文盡厭棄之惟靜坐反觀究心
釋氏所箋有楞嚴金剛諸經宗鏡諸
錄所著有辟支菴密影分十六部以
指點身心性命又章性道吾師兼之

矣於又明年春江行遇盜而死余兄
弟搶地呼天徒哭而招魂江上奉祀
於先子修淨業山堂至今未衰然衰
衰情事終莫能伸因與弟計吾師已
矣庶誠何非鳴業師其姍氏也同邑
馬君常先生其莫逆也吾師身後吾

可也虞獨悟後著述師云吾之真面
目存焉惜搃付之東流秘密不輕洩
乎抑心學終絕乎若所遺古詩文散
佚友人居多遲迨數年欲遍搜之彙
全行世竟不能搜其全也就余篋笥
所藏稍一理之以梓嗟乎吾師之生

也天下名之其死也天下惜之吾師
不朽大業略見於茲集矣
己巳孟冬白狼門人孫閱基書於硯
北齋





鳳凰臺鳳凰猶在不惟有燕磯石壁立長江頭

劉項止蠻觸湯武亦浮漚何如一盃酒花下彈

箜篌同行兩三人携我禪林投言持禰衡刺緇

衣懷比仇傅生名汝舟本將種燕頷臂如猱右持

銀不律左提鐵兜鍪讀書尋鳥篆著作輕班彪

有論必駭世無言不扶幽艾生名天啟少博雅丘

索富探搜名山二酉藏一一手較雙世多薄漢

魏君獨愛曹劉茅生名玄儀西吳奇跌宕帝王洲

辭壇失其鹿才子共持矛君來壯旗鼓四海募

貌貅文心既綺麗琴心復綢繆朝遊著述場夕

上胡姬樓蘊師名性通具大慧雪山恣薰修綉座

講楞嚴蒲團註莊周說法散天花賦詩憂鳴球

吳儉多賤近師本梁溪人誰能識湯休張生名可盛仕

文藻卓犖慕前修傅生名孔說負俠骨沉痾幾時

瘳吳生名麟振攜李秀身披五陵裘誰云李生名奕

茂痴落拓喜清謳風氣各不同總不與俗謀西

園敬愛客舊為吾鄉侯飲我以美酒與我以驪

騮空谷有足音感之不能酬余也本狂生生來

百不憂但領山水趣不顧兒女愁結交喜賢豪

齷齪羞沐猴五嶽自茲始天地收雙眸豈學宗

少文一室但夷猶

贈吳千里

吳郎東南秀跌宕超羣英談兵祖黃石擊劍薄

荆卿奕奕雙吳鉤日夜腰間橫干將白如雪莫

邪明如星長嘯問時人世間誰不平男兒重意

氣生歿鴻毛輕去病是我師定遠是我兄豈學

沮溺輩碌碌事躬耕

其二

吾聞人有言相馬失之瘦嘆息九方臯千載不相
邂逅豈曰無龍媒矐乎駑馬後伊余跣跣才粗
豪喜馳驟踟躕槽櫪間長鳴詫宇宙多君頻拂
拭不逐衆人詬黃金耀我鞍白玉耀我首三嘆
感君恩血淚漬襟袖

客有稱床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者放言
荅之

世人多黃金眉高氣爲吐不聞人有言此是守
財虜吾家無長物而有圖書圃右軍爲我師龍
蛇競飛舞李白爲我兄出口皆瓊瑤禰衡我前
身一揮賦鸚鵡灌夫我好友罵座驚徐父丞相
不敢嗔武安不敢侮黃金何爲者能失我故武
壯士自有顏昂昂對千古

古意戲與朱伯延

彼美在西方日夕勞我懷我懷亦伊何念此頭
上釵釵頭金鳳凰行行與我偕人理胡不如中
懷日以乖不念目成意棄置天一涯昨君大道

傍遊戲白鼻騮我門非九重誓不卽我諧朝從
蕩子嬉暮與蕩子儕以我曠日心遇君慘以靈
淒淒獨悲咽示君白玉玦知君有二心與君相
決絕挽君身上衣拭我眼中血君衣有時敝我
血何時滅

寄張心古

見面豈必遠道路豈必遙顧此方寸心遑遑不
可招願托西北風蓬萊共遊遨仰身弄星斗俯
身拾瓊瑤苦無雙羽翼徬徨起中霄

其二

中霄起徬徨徬徨亦伊何寸心念知己報之苦
無他我有雙寶劍十年費礪磨解一以贈君光
芒射星河願言獻 天子爲時靖天魔男兒不
封侯百身不爲多勉旃青雲路乘時勿蹉跎

示門生陳實符

陳生少侗儻爍爍明月姿譬彼汗血駒五彩紛
陸離無須見鞭影志在下學馳君家富駉驥曾
受伯樂知光州最騫騰人號龍與螭太學亦駉

駢伏櫪嗟數奇若翁天閑駿湖海正差池長公
更權奇玄蹄與素支長鳴向冀北與子韻墳麓
不見黃金臺黃金高崔嵬願言展驥足努力當
及時

八月十五夜山中

朝發清溪陰暮憇長松側長風千里來吹出廣
寒色明星影如練微雲澹如織素娥如可邀迢
迢幾時卽躡足踰高風或恐生羽翼

夢得綠酒生微波之句適堵太學招飲因

成却寄

春日旣駘蕩春山復峩峩我美人啟佳讌綠酒生
微波桃李如有懷紛對南山阿黃鳥亦有情和
我白紵歌主人前致辭手進金叵羅人生御良
辰不飲將如何但惜白呂匿莫惜朱顏酡

輓秦太母安恭人

吁嗟秦恭人乃是安之女弄玉爲爾姑安期爲
爾祖兩世隸仙籍一身亦瑤圃爲尋夙世緣來
與秦公伍秦公神仙姿二十登漢堦讀書天祿

閣藜火照龍螭恭人承恩光鳳玉紛陸離從公
歷華膺清風芬下土禁鬱分天厨璫章輝綉戶
越公解組歸齊肩矢無違繁華謝不御西竺欣
相依前年公歿世騎箕獨仙逝須臾亦同歸青
山諧伉儷去去勿復哀好爲覓蓬萊郎君卽瓊
玖諸孫况龍媒去去勿復哀含笑歸蓬萊

輓妻叔祖顧翁

伊余好奇服弱冠遊群英跌宕著作場薄言躡
西京白雪豈不高瓦缶方縱橫世俗一以違負

彼跣跣名嗟公秉清鑒揚我國士聲掃榻禮徐
孺倒屣迎王生古人重知己感恩亦爲輕誓將
從我公千秋以爲盟天兮胡不吊不憇遺老成
邦嗟典刑杳家嘆梁木傾矧余啣恩者筑筑若
爲情三復德星句血淚紛成行

公懷先祖詩有
德星流之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虎侯集

七

刻吳虎侯遺集詩卷一

梁溪吳寅虎侯著

同邑馬世奇君常閱

孫闕基郁離

門人孫闕奎紫文較

九龍山歌贈馬君常兼寄君闕

九龍秀色傾江東片片掩映青芙蓉更有湯湯
震澤走其下吞吐激盪掛剛風中驅巨浪三萬
六千頃上有七十二峯相對而菁蔥就中精英

結千載元氣淋漓應真宰特鍾才子馬君常劇
與湖山競文彩文彩如君世所無前遊兩京後
三都星辰移向毫端列岳瀆驅來掌上趨青雲
君方六月息扶搖未奮搏天翼卽令一世號龍
門籍甚才名動京國藝苑家家借姓名詞壇處
處窺顏色看君自是千秋人世人識君都未真
我前一面見標格感君胸中熱血方粼粼余也
嶽寄歷落一狂士帶索行歌困塵市幸舍誰憐
彈鋏人負薪誰識披裘子多君慷慨獨憐才見
余抑塞而磊落爲余扼腕太息長徘徊吁嗟伯
樂一以去何人識龍媒燕昭呼不起何人問郭
隗風塵得蒙九方顧令我恍上黃金臺君家小
謝亦非偶其有才名滿人口江左方今羨二難
兄也五車弟八斗池塘秀句復如何當使九龍
生色五湖增波君不見湖山今來莽蕩而嵯峩
野人素有煙霞想曾向湖山署亭長他日君來
訪故人當問我於九龍之巔五湖之上

歌贈單惠仍數日前惠仍作千秋行見贈

時思作歌荅贈不果忽一日同陳于路
謁東明髯僧歸夢中有此異狀覺而心
奇之意不欲舉示人因於歌中紀其事
惠仍向稱同病互於贈惠仍歌時有此
異徵就中消息未敢盡洩

文章當年走其鹿時無英雄豎子逐魑魂狐鬼
盡操戈入眼絲蠻不可讀劫火周秦有剩灰剩
虜屈宋無完肉老成驚嘆少年舞漢官威儀半
胡服委巷家家號鬼才李賀千秋遭僂辱但存

古調憎螂臂但異新聲笑蛇足白狼單子真英
雄持論獨立羞雷同衆中左祖漢家幟口汲狂
瀾復向東胡棊挺碎彈趙瑟龙正毀棄尋黃鐘
手中寸管不可辨古色錯落如驚虹其上識以
蝌蚪字其外襲以西秦銅世間久不睹此物云
出 宣尼古壁中有時臥匣嘯明月有時躍起
呼悲風寫出煙花春有像鑿開天地鬼無功文
章自此生氣色舉世不識計亦得但留此道一
綫存何妨時眼千人側我亦有三寸古鐵埋風

烟古花繡蝕斷復連倔強不受衆人憐夢携染
墨題青天仰頭舉筆太鄭重六行古篆相糾纏
纖雲過筆不畱碍臂指輕快霞光鮮頃刻恍惚
夜復旦墨痕一道天心懸下有道士指誰筆顧
余指點聲便便爾時臂指益輕便竦身揮灑金
光聯覺來驚喜復驚怪那得青天作錦箋單郎
單郎共珍重由來生才匪無用神人指點豈徒
然就中消息莫輕傳呼酒且誦千秋篇

登九龍山絕頂歌與陳真長

鴻濛初開九龍鬪天關崩摧地軸吼爾時帝怒
着九鞭須臾九龍成九岫此邦作鎮已千秋怒
立橫蟠氣未休白日散成風雨色青天詫得鬼
神愁狂余忽忽雄心起笑視九龍若九指懸崖
絕壁不用扶尋山避險非丈夫霎時危磴忽已
過虎蹲龍蹠如可呼石門之石怪於立誰將巨
斧青天劈淙淙瀑布嶺頭懸削壁插天天欲穿
盤旋直上山之首妄思雙手摘星斗仰天一笑
雄風生猛獸潛藏山鬼走罡風吹身身欲歆湖

光閃眼眼欲迷左看如銀右如雪山陰道上應
如斯須更踏得九龍遍眼前光怪百千變回頭
竚望復徘徊古今世事真如電君不見夫椒一
點湖中峙百千年來只如此爲問當年征戰人
誰是於今猶不歎相對且莫喧聽我達者言天
地亦一瞬人生誰百年何如飲美酒暫開爾心
顏舉手揖九龍奠爾一杯酒截竄天地間惟爾
常不朽真長真長我爾共是人中龍風流豈落
山靈後九龍九龍豈徒九

神仙行贈安無咎

有小序

癸丑仲冬之月無咎安子舟泊東林訪余
張氏芳潤堂尋携余偕至舟次新月初上
朔風乍收人跡漸稀鳥聲都絕盤桓有頃
興致灑然旋乃登舟篝燈命酒夜闌酒酣
雄談轉劇傷子期之不作嘆燕昭之未逢
慷慨未幾悲憤繼之矣因相與縱步庭前
徘徊林際月明如水四顧寂寥仰天長歌
明星浮動君旣自命青蓮余亦何慚賀監

仙仙乎忘身世之非蓬萊圓嶠也無奈勝
會不常忽焉分手離懷黯黯回首魂銷賦
以志感

神仙中人安無咎文彩掩映東南秀抗志常追
千古前揮毫耻落三都後卽今綠髮尚堪肩裘
馬翩翩正少年賢豪羞讓魏公子意氣寧輸魯
仲連余也落魄紅塵中半生避世墻之東風流
自命人如玉麗藻還誇筆似龍伯牙雖存子期
或悠悠天地誰知己青眼相看獨有君片言相

許氣如雲今年十月寒風起鯉魚欲寄加餐字
扁舟忽報故人來慙慙握手悲還喜東林之月
白如雪人跡漸稀鳥影絕舉盃相對不勝愁何
惜爲君盡五斗酒酣興劇雄談生回首其如惜
別情明朝尚有扁舟約莫惜青山醉月明

生不願行

生不願腰橫黃身挂紫謁王公拜天子又不願
論庖羲辨姚姒垂竹帛標青史但願扁舟傲五
湖短簫長笛畫呼盧挾妖童擁名姝彈箏篴吹

笙竽不知紅日墮西隅又願湖邊三畝宅栽名
花累奇石烹龍團傾琥珀茅屋兩三楹短牆四
五尺跌宕時容罵座人招尋喜得餐霞客不然
五嶽去遊仙首頂黃冠雙腳使雲去雲來何計
日花開花落不知年間騎白鶴松間舞倦把青
芝石上眠人生何用書空空嘯嘯君不見秦漢
茫茫俱白骨

山中與心古

張郎邀我醉九龍高談雄論開鴻濛如君俠烈

真可愛不獨詩情兼酒態三盞吞來天地空一
聲嘯落雲山頽自言丈夫之事槩有三世人碌
碌豈足談一是乘時揮八極天地都擎手一隻
凌雲臺上書姓名麒麟閣裏開顏色一是提刀
出九邊殺人如草豔如天磨墨楮鼻草燕然濁
膠一十馬上眠不然擁書千萬卷寶錄三墳兼
內典千古都來一室中乾坤瞬息收雙眼興來
倚馬草萬言頃刻煙雲天際卷余也英雄人間
此英雄語怒髮忽縱橫狂心亂無王仰天踏地

叶張郎從今七尺拚相許

陳本符出顧微君溪山風雨圖索題有贈

此見乎詞

今年上策仍不收敝裘還釣渭濱思而好我
陳本符自為我東歸足卧遊手起漁扇寫滄洲誰
其為此德虎頭溪山澹澹翠欲浮誰家結屋溪
邊幽有人長嘯氣蕭颯起看萬壑忽成秋紅日
避樵青天愁長松千尺舞蒼虬空中似聞雙吳
鉤虎頭彩筆真罕儔吾家道子差足求我欲煩

君再置子雲之閣與王粲之樓圖我支離僂蹇
坐其上手携玄草賦依劉

丁君任遊金陵作歌送之兼訊傅遠度艾

子丁張文寺寄遠度以鐵如意一子丁

文寺寄以佩刀各一

君任不合太好可腕內盡蓄龍與螭手驚腕駭
龍螭怒大關十百大柱欹天帝電日不敢瞬六
丁神鞭不敢管神人聚訟計安出五嶽甘受五
指欺誰知天譴不可犯遂謫人間最慘黯螭龍

一時畫魚服溝澮神通讓鮒鱖至今龍性未能
馴謂余安肯與醢雞并蛙作比隣杖策南遊鳳
麟窟誓將尋鸞鳳而訪鳳麟華嚴山中有人龍
作友左拍伏羲肩右挽彌衡手饑烹陽羨書生
鷺滿沽當墟美人酒傳遠度長年數百中客在
伏羲彌衡我相如
如有鐵如意為寄山中人寄言莫擊處仲童
如今老驥苦風塵寄言莫擊老瞞跛老瞞猶有
憐才熱血足千古君不見魏武死後英雄幾許
嗟無主為我輩擊碎牛頭老子掌中之數盡我
欲為千百世才人間消息妙年今數高才生誰
當共主桓文盟小兒張文寺人兒艾子丁我解
腰間兩片鐵為代兩人兩玉玦寄言為記刀頭
血君不見淋漓盡是英雄血

咄咄行寄許稚則先生

人間咄咄補怪事許由白門掛吏議秦淮渡口
白雲愁燕子磯頭明月恚許先生君為我聽我
為君謳明月不必悲白雲不必愁古來世事盡
如此笑談往往藏戈矛上官子蘭有舌長萬丈

能使青天下墮地上浮得意只片言飛廉仁聖
盜躡清修失意亦片言屈原工讒伯夷竊鉤毀
言一且且三五慈母之村輕爲投計先生我歌
君聽否伊人有舌空自長萬丈其於先生竟何
有君不見三十廣長舌依然無恙先生口又不
見五色銀不律依然無恙先生手位康老人太
好事爲君已熟葡萄酒柴桑處士亦好奇爲君
已植門前柳渭川贈以琅玕十千筒太湖獻以
青霞三百畝先生得此計已足毀譽何必關好

醜我聞先生歸來苦食貧釜生魚甌生塵汗那
不能飽八口濁醪未足供佳賓吁嗟先生歸計
莫厭貧我政愛爾釜中之魚甌中之塵英雄豈
肯媼妻子腐鼠豈得餌鳳麟君不見秦皇漢武
復誰在千載但慕要離墳且呼明月西湖上爛
醉霞觴卧白雲

東馬君常兼索制義序

若有人兮九龍之阿沉醕二雅兮服九歌白玉
爲管兮琉璃爲視灑輕烟兮曳素練駕怒濤兮

層層塞桃花兮片片我欲從之兮川無梁日渺
渺兮愁予衷腸愁衷腸兮如結睇征鴻兮影絕
羗獨處兮天涯紛離憂兮誰說憂絕交兮息游
矢肆志兮千秋懷靈均兮澤畔吊虞卿兮窮愁
窮愁兮草玄寫幽憂兮識煩冤薦雄文兮何日
俟知己兮山川嘆漢王兮不可求
獨苦兮
繁孰憐夫君兮皇甫彩筆兮如椽
懼文兮空
就願吹噓兮上天

寶劍篇寄光州方伯臧

我聞神人號風胡陰陽爲炭火爲爐鑄成寶劍
世所無蛟龍夜泣愁天哭白日避匿影糝糊星
辰驚墜鬼嘯呼天地慘澹方震驚上帝急收瘞
豐城千載寂寞雙龍精青天亂吼訴不平由來
神物秘不成寶光射十欲傾陽九數盡百六
終帝也錫之張司空司空高鑿誰與同出之豐
城古獄中携來取佩氣如虹神物變幻不可窮
不久化去爲雙龍化爲雙龍去千年龍文剝落
埋風烟此時鉛刀方有權十邊之光空燭天願

言持獻明光前無使鉛刀終有權

代贈荆溪友人

春明處處春光好，美人何處尋芳草。尋芳草，荆
溪陽鶯花歷亂，遊人忙。芳蘭開九畹，弱柳舞千
行。佳人袖染春暉綠，遊子衣飄古洞香。此時君
心歡不了，芒鞋百兩猶嫌少。興至何辭玉盞頻
狂來，但覺青天小。歸來淋漓彩筆新，更將詩句
酬芳春。少年場裏如君少，愁殺梁溪夢裏人。

寄贈安無咎新娶

君是安期幾代孫，許身芳氣襲椒蓀。風期直欲
寄瑤島，意氣每自輕朱門。君年正妙纔十九，君
才淋漓傾八斗。列宿千行羅作胸，烟雲五色騰
於肘。風流自愛鳳凰鳴，簫史樓中按碧笙。此日
瓊臺邀弄玉，此時仙館築蓬瀛。瓊臺仙館香風
透，琪草瑤花錯如繡。翡翠屏間玉作人，珊瑚窗
裏春如畫。翡翠珊瑚映紫霞，仙人手自進胡麻。
花將並蒂珠幃繞，綵學同心繡幙斜。繡幙珠幃
風不度，並蒂同心春欲暮。不羨雙雙蛺蝶飛，翻

嬌兩兩鴛鴦嬌鴛鴦兩兩上金鋪蛺蝶雙雙對
綺梳人醉合歡花解語曲翻古調鳳將雛鳳將
雛人正少長安又報花如笑折得仙花寄玉人
歸來試比如花貌未許腰肢學沈郎魚將心事
擬高唐知君自是神仙種君不見盤中之棗大
於拱

陳伯衡舉雄賦歌贈之余學道人不作綺
語直寫胸臆耳

陳郎妙年負豪致筆鋒橫掃千人隊不願鹿鹿
學腐儒徒取古人日照剗口中丈六廣長舌袖
裏百尺拿雲臂壯心欲獻天人書冲襟復有遊
仙志衆中特眼常在余曾討西來當日意陳郎
陳郎與爾約從今須討世間義生兒不負父母
心還期暫了青雲事眼前塵勞束纏人糞壤定
不羈騏驥終須剖出衣間珠照破從前煩惱地
只今面目與鬚眉誰是他人何者自男兒富貴
不足誇文采風流等遊戲世人聞此多怒罵而
我珍重反逾至看君骨法不尋常下視塵囂穢

如廁許身昂藏古丈夫欲在人間樹赤幟我亦
羞作兒女談纏纏狂言吐不置余也向有雕蟲
癖三寸彩毫自驚異忽然悟得本來身每每逢
人願舉亦多君告我底裏言不逢曉人但深秘
今日不覺大醉去更願時時藏腹笥

同張心古山中歌

余也高陽一酒徒三日不飲酒腸枯咄咄主人
興不孤載得蓮花酒百壺風流况有人如玉携
來共醉龍山足山足琅玕萬箇青山頭杉桂千

尋綠此身恍惚落雲煙始信紅塵亦有仙高論
共驚罪似屑瑤篇共詫筆如椽相將笑入叢林
內酒泉滴滴珍珠碎唱得吳歌白雪驚調來鳳
管秋風醉歸途觴政猛如虎酒盃歷亂如飛舞
醉後揖酒星我是酒人戶君不見酒星今來照
吾土

秦公安持筵索詩時走筆爲贈

我數人生快意事黃金斗印非吾志千古誰爲
不壞身雲臺豈必書名字但願花前酒一壺高

陽河朔共呼盧眼前滄海從更改身外浮名任
有無有時放脚出門去紅雲爲蓋白雲御朝從
海上訪安期暮逐襄臺挾神女七十二福地三
十六洞天三萬六千日月常周旋雲中常滿
驚人句在上時餘沽酒錢不然但卧太湖上吾
家五湖故無恙誰是梁鴻舊日棲首年魂魄猶
堪傍莫漫愁俱帳懸岸借薜蘿莫愁餽粥盡鋤
得玉山天高天唳鶴供清笑野渡眠鷗發醉歌
人生如此亦可矣玉棺下來便堪死持筆握筆

何爲乎石家金谷今誰是妙年解此獨有君許
身七尺盡烟雲風流時着三山屨古雅時翻二
酉文春明爲愛西湖柳六橋彩鷁盤旋久爲問
蘓公堤上花猶似蘓公舊時否君莫嘆但飲酒
請看蘓公堤上花猶似蘓公當日否

太湖行贈韓省之

吾家太湖三萬六千頃中有菁葱七十二峯影
浩淼疑將大漠通蒼葦欲與滄溟并兩朝龍子
抱珠行夜夜鼉鼉吼波冷此中自是冊靈區洪

濤直瓦東南隅扁舟曾留范少伯至今仙風奕
奕飄菰蘆韓生天才最雄放震澤胸中時激盪
就此欣然便結廬雄心跌宕煙波上往來乘月
挾飛仙興至衝風破竹浪手中不律號有神叫
嘯風雨摘星辰太湖從此生氣象煙雲五色湖
之濱而我故是梁鴻溪上一亭長骨相欹崎項
領強意氣常喜賢豪俱羞向人間事鞅掌其是
吳中烈士夫袖中匕首影模糊與君相逢在泥
塗君才直欲凌三都余也方將混酒徒吁嗟乎
男兒相逢良不偶富貴浮雲我何有君不見太
湖已落吾曹手

得無咎書

去年書來花欲紅滿城桃李醉春風今年書來
花欲落綠樹陰森人寂寞回首膠山一片雲無
端忽向嶺頭分愁心欲托松間月一夜清風吹
送君

八月十五夜山中

九龍山中蘿月涼誰家玉簫調鳳凰清歌宛轉

續霓裳山中之人樂未央樂未央天欲曙停杯
悄然共相語明月未盡莫歸去

陳伯純九日得孫因字曰玖索歌紀之

陳家生兒豈云偶生時正值九月九阿翁見兒
骨法異錫以嘉名字曰玖余謂此兒生實奇其
中有故君豈知古來靈秀數每九君不見金丹
九轉方如斯神龍有九子丹鳳有九姿不見仙
人蒲九節紛離披不見甘草芝九莖紛陸離九
龍之山亦九曲九片芙蓉映蒼玉此兒應是山

降神頭顱猶似烟霞綠光州彩筆昔如雲曾草
山靈九錫文九龍從此生氣色之子似報光州
勲不然此兒何矯矯生來氣象驚超羣佗年奔
騰作霖雨始信此兒生有因莫謂此事但屬偶
生時何必九月九

梁溪狂士歌送詹元綬歸常山

我本梁鴻溪上狂士朝飯牛暮牧豕有策不
願干諸侯有身不願婚妻子願沽馬周酒濯足
長安市願挾叟離鐵報恩白日裏第蓄灌夫兄

事黃綺友太白師李耳心期百年只如此初心
偶被時名誤執掌風塵墮雲霧十上空還蘓季
書解是賦難易生婚馬融席上遇詹郎不惜傾
城首類顧謂我善保千金軀國色休將脂粉汚
感君意氣爲君舞君看淋漓足千古携我狎王
葵丘盟誓勸燕然報明王君才故是射鵬手彩
毫五色騰雙肘嗜古思尋蒼頡前探奇恥落楊
雄後然諾重九鼎片語千金世人間繫混沌
竅君守一片男兒心酒酣耳熱發長嘯

尋未

便爲知音結繩可以遊太古何爲紛紛揖讓交
相尋看君托寄混敦上目前世界忘爲今誦君
之文不必覓蝌蚪恍披兩漢窺先秦接君之人
不必飲醇酒恍接當日桃源人我亦不必慕要
離鐵我亦不必濯馬周足俱願與君百歲爲比
隣苦君掉頭辭我去思君無計留君在願留三
尺雙吳鉤願留賦草懸床頭床頭但聽雙龍吼
照君肝膽游清畫君歸何計見吳儂請君延平
津上候飛龍

馮節嬭歌

男兒空自具鬚眉男兒意氣安在哉朝揭肝腸
誇白雪暮翻雲雨已寒灰男兒男兒只如此人
間何用男兒爲君不見就李馮節嬭磊磊大義
轟雲雷馮之嬭也查之女曾向藍橋問玉杵自
是馮郎骨氣仙女也傾身便相許豈期美質不
能堅蕙歎蘭枯惜少年黃土共驚埋玉樹紅顏
爭嘆誤嬭娟哀哀嬭兮痛欲絕須臾寸寸腸俱
裂九死何辭七尺身一號瀝盡千行血此時猛

志已無生其奈牽衣弱子情幾付殘粧銷烈燭
幾將紅粉赴青萍無何仰天復太息人生有志
何相逼願作鴛鴦地下從豈學孤鸞鏡中泣截
髮斷指徒爾爲何如斷絕人間粒吁嗟乎翻然
遂絕人間粒白日爲慘澹黃雲爲崩摧幽魂呼
不醒玄猿徒畫哀卽今已自動 天子會見龍
光賁草萊婦兮婦兮英雄哉人間何用男兒爲
徐仲昭携薛更生馬異父馬天閑徐伯雨
何非鳴徐孝若黃奉倩黃贊伯張午卿

袁元聲陳真長丁君任陳本符安無咎
顧端木結社江干題曰杯酒論文余歌
以紀之

仲昭杖頭携百錢常壚結社文君前文心欲逗
琴心前更生酒酣筆似椽五指拂拂出雲烟墨
花亂帖佳人鈿天閑風格類幽燕雄心欲草燕
然篇嬉笑怒罵珠璣聯馬卿詞賦雞林傳讀書
俱出西秦前沉思徃徃入重淵非鳴醉後語欲
顛生來不受世人憐片紙忽落天心穿伯雨才

多佳麗駢十年作賦猶迤邐奉倩文弱致足憐
腰如沈韻如禪濁醪一斗詩一篇端木瀟灑人
欲仙文如水壺貯二泉孝若愁心未許傳餘桃
入口半流涎奇文橫絕峨嵋巔午卿交道薄青
天肝腸一片白雪懸贊伯光燄李杜前袖中七
首入無堅元聲坦腹何便便醉中混沌神獨全
東南名勝欣周旋真長碧眼虬蒼髯匣中夜吼
雙龍泉君有彩筆最嫣然青山駕入銀花箋本
符秀句芙蓉鮮把盞風前說惠連
本符弟實符與兄競秀故

云 無咎俠骨太翩躚袖裏明珠顆顆圓五指忽
報五青蓮

步天行

傳遠度讀書華嚴寺中鑿壁架木作危磴
構臺空中謂天不在上可登而步遂顏曰
步天余步其上真覺衆星皆在地日月兩
兩穿左右腋笑飛天之人浪名爲仙也蓋
飛天者勞步天者逸逸者趣勞者拙余欲
名飛天者曰人步天者曰仙仙與人必有

分矣因名遠度爲步天仙爲作步天行

傳巖有仙太好竒徑往月宮砍桂枝填却虛空
踏作基架木於上天爲欹傳巖之仙步其上飄
飄不假剛風吹便持黃雲作長堤十二樓中步
逶迤手拾北斗爲酒卮日吸銀漢水眼窺織女
帷黃姑欲噴牽牛誓傳巖之仙醉離披怒拔歷
歷白榆樹踪碎仙人青紫芝黃姑拱手織女笑
牽牛前致辭君身仙骨我豈知願出白玉硯邀
君賦新詩傳巖之仙跨白鶴冷然自赴仙人期

上坐東王君下爲西王居前揖騎牛之老子後
列儉桃之小兒嘲彼兩丸之日月空如轆轤東
西馳笑問女媧氏五色之石今何其天上缺陷
尚須補君何束手徒爾爲離恨之大缺幾許人
間兒女多情痴才人往往嘆覆盆怒氣射大天
頂虧問君虧得幾萬丈東南半壁愁莫支煩君
一一爲我補毋使吾黨抑塞磊落嗟差池女媧
前致辭君等當知之玄宰近日勅司命不貴妍
者只貴媼爾祖自從化列星至今寂寂不作霖

雨思語君但能變愚蠢日暮便許登彤墀傳巖
之仙但長笑揮手自作驚人詞酒酣步天恣蹠
踏踏碎青天天莫悲

賦石城行贈傅遠度

生年九歲十歲時胸懷便與千秋期薄遊耻但
局鄉井結交願得奇男兒人生蹉跎復何似五
年十年一瞬息今年始作石城遊杖策飄然來
帝里帝里風光想昔年鍾山玉氣五雲連龍螭
虎踞豈千載六朝佳麗非虛傳此中自古饒麟

原作賦今推傳武仲讀書不喜學楊雄途窮不
下狂生慟華嚴寺裏千如椽莫愁湖頭人欲仙
前身應是莊周與李賀舌端有鬼筆端有蓮嗟
余見君苦不早草草相逢各絕倒見君令人仙
別君令人老余亦楚狂流鳳歌笑尼父項骨寧
爲丞相降腰肢豈向督郵俯蛾眉今日君爲工
抱瑟山來曲未同青眼風塵復誰在交情賴有
馬扶風余識君自馬君常始扶風肝膽實千古熱血滿腔
復誰伍伊昔嘗爲月且評謂君文舉我德祖吁

嗟乎君自孔文舉我愧楊德祖狂或類禰衡氣
可無魏武今來都下數日許懷刺滅沒誰與語
令我那得不憶汝

維揚劉太學顯之來金陵行色未定輒介

構李吳達生江上李爾承來訪余尋歸

維揚復介達生索詩蓋意氣士也余贈

以詩

我聞遊俠古劉生然諾徃徃重西京結交願得
李都尉長安俠客多借名又聞慷慨劉越石意

氣淋漓人辟易百鍊寧甘練指柔肝腸似雪今
猶自隆準大耳俱姓劉英雄當世真寧儔公幹
十名重七子孝標文彩重千秋維揚劉生豈其
香風斯似欲傾當世妙年慕說石頭城笑指長
江來戲榭在城自昔稱壯遊君來吊古多淹留
水亭邊花作雨鳳凰城下鷺爲洲立馬匆匆
氣縱定緒交便自尋各勝投刺先來問布衣相
逢願取金蘭訂此中故不乏鳳麟看君定亦非
常人骨法峻嶒兩眸碧頭顱豈久淹風塵遇君

草草別亦口口君胡苦戀烟花地君去何須贈寶
刀但願因君一聽廣陵濤語君莫惜廣陵濤

茅止生邀余桃葉渡余不果赴已而吐血

滿地戲寄止生

渡頭小姬桃花靨不字桃花字桃葉桃葉去後
桃枝枯渡頭刺得桃花楫仙人自古愛桃花風
流今尚屬茅家仙郎釀得桃花酒携我同來泛
紫霞底事吳儂忒薄倖渡頭空撇桃花冷桃葉
應自惱多情使我口裏桃花滿地傾傳語寄仙

吳夙集
郎桃葉情漫切乍可儂古作桃花莫遣桃花作
儂血

孟嘗行壽文金吾先生七十初度

君不見孟嘗高風隻今古不獨能文復能武七
國風流有四君齊宣碌碌不足數我聞孟嘗之
生事亦奇何以正當五月五俗人每輕五月子
生子如此氣堪吐又不見絳縣文金吾高風千
古相爲徒襟期自許雄三晉意氣猶堪長五湖
春風陌上雙垂手明月腰間金僕姑前身母乃

孟嘗是何以亦當五月懸桑弧羨君好武復能
文風流仍說孟嘗君卽今春秋高七十健飯堪
比廉將軍有子文章誇白雪有孫事業起青雲
青雲白雪承家早七十高堂未稱老璫瑁筵中
彩作衣琉璃席上瓜似棗何用問遺君不拾瑤
池草何用再問遺不必波斯寶吾曹家世本三
吳二泉之水勝饑酥李鷹尊絲美沈瀼瑯盤繁
進松江鱸何用問遺君不必七襄錦何用再問
遺不必仙人臉馬融帳中五色毫製以綠色字

染以赤色文寫來字字響雲璈花萼樓頭美才
子三郎麗藻清如水繡成雲章織如綺吾家道
子善寫真滿彩爲貌偷桃人陳郎詹郎人似玉
新製霓裳羽衣曲餘子盡是吳中才辭賦居然
鄒與枚一一手進葡萄杯余本當年彈鋏者不
賦無車與無鮓賦就孟嘗行爲君一歌一彈吳
之野願君白髮千年者

收骨行爲鄒師賦

吾師公寅先生人似冰壺氣方蘭蕙青燈

嗜古直窮二酉之藏絳帳傳經早抗西河
之席中原攬轡同范子之澄清丙夜聞雞
並祖生之慷慨壯志托乎千古熱血滿於
一腔爲德不必人知施恩并及冥漠維昔
下帷之地正當震澤之旁有一事之凜然
蓋於今而爲烈平沙森森古塚悠存蔓草
淒淒豐碑盡廢昔年馬鬣今日牛眠可憐
泉石之千重不保髑髏之一具金魚蒙葬
地寔惟將相之軀玉碗出人間爰落樵蘓

之手黃沙不筦英雄恨白骨空憐狐兔驕
猶幸死者有靈能使哲人人夢爰披荆棘
仍塵幽宮庶幾吹枯以爲榮何異起骨而
加肉敬賦短篇用識盛美

吾師慷慨人中豪意氣往往凌荆高王侯直將
等鷗鳥富貴於我輕馮毛肝腸皎皎白於雪就
中一斗英雄血每見千秋事不平怒髮爲指眦
爲裂前年讀書震澤旁幾回搔首吊滄桑老僧
烏烏向師說傳來一事堪悲咽古塚何年寄水

濱豐碑不見見荆榛潮痕不管前人骨陵谷崩
頽墓門發玉碗金魚寶色新磷磷巨骨如車輪
何方卿相千年墓何處將軍百戰身吾師聞之
長太息血淚盈盈欲沾臆怪底精英最有靈魂
來入夢天冥冥吾師爲之惘然起悲風千里吹
空庭掉頭直往水窮處荒丘零落見幽扃吁嗟
乎白骨呼不起幽魂喚不離古銅磨作農家鏡
金槃携入樵人鐙欄轍一具卧青草往來雜沓
紛縱橫牛山之淚真堪墮雍門之琴空復情此

時吾師心最哀仰天一慟陰雲來徘徊裁就招
魂句爲掩青山土一坏吁嗟乎爲掩青山土一
坏吾師高義轟雲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刻吳虎侯遺集詩卷三

梁溪吳

寅虎侯著

鹿城何

謙非鳴閩

門人

孫閔基郁離
孫閔奎紫文
較

贈陳本符故光州守貞甫公孫

湖海稱豪客乾坤已到君頭顱千嶺月意氣五
湖雲榻許幽人下名從愛第分臨池開素練驚
動右將軍

光州真國士俠節復誰過劍術輕勾踐兵書祖
伏波才名燕市大生事酒壚多莫道箕裘替魯
孫正枕戈

得張餘卿書

豈不憐同調其如逃爾居停雲一搔首明月兩
裁書時序他鄉改清樽故國虛夢魂如不解夜
夜入君廬

贈甘貧子談隱居

甘貧子者蓋隱君子也故世家子其婦翁

且顯貴而家故貧故自號甘貧子布衣蔬
食蕭然丘壑間以蒔花種竹爲事儼然於
陵灌園人好讀書每手一編坐北窓作羲
皇上人想又似柴桑處士性不耐酒最喜
與酒人俱每當觥籌雜沓觴政束濕時酒
人聚訟揭竿之輩起於糟丘甘貧子出一
冷語解紛四座意消人號酒間魯仲連其
人卽世家子雅不願交歡貴人獨好布衣
吳寅而尤好其所爲詩歌古文辭至以不

得一言為恨布衣吳寅曰甘貧子庶幾古
 人哉古人哉今天下大槩不古若矣頭不
 着進賢冠縱其人摘辭如青蓮少陵曷貴
 焉偶得其一言輒怪而棄置之以為不祥
 否則與其曹羣而譁之耳甘貧子獨能好
 布衣之言哉甘貧子庶幾古人矣爰作贈

言二章

此道今如土其誰問布衣獨醒從我好焚草畏
 人譏生計江湖拙時名天地違久拚人共棄不

謂爾能依

一畝清溪上居然畏壘民野鷗羣作社馴鹿狎
 為隣丘壑名非賤烟霞業不貧誰云未免俗久
 矣出風塵

寄江上張午卿

大雅今誰是吾徒調已孤若為憐姓字止解忌
 頭顱白眼於今見青雲自古誣風塵吾子在岐
 路好相扶

三十江湖客飄零濁酒杯自須甘瓠落誰復問

步月集
燃灰白日惟高枕皇天巧婦才如君憐國士天
地幾人哉

自愛幽居好友人索和

自愛幽居好非關厭市朝布袍聊白日孤劍自
清香禮法容吾簡風塵任爾驕此中有真性叢
桂不須招

自愛幽居好何妨傍酒徒世人高獨醒吾道在
呼盧萬事全蕉鹿浮生一水鳧當年稽與阮今
日本同符

自愛幽居好因知沮溺賢溪耕安帝力高枕蒼
穹天恐辱寧爲慢逍遙或類仙平生任牛馬斷
不受人憐

附 春興懷故園諸君子

春到江南麗園林變柳條紫抽蘭徑筍紅吐藥
欄苗芳草王孫怨雕鞍寶馬驕窺窓雙鷓玉躡
藻一輕鱗山色淨堪掃波容淡欲播調人鶯正
澁試舞鶴偏嬌竹翠看成霧松聲聽似潮胡姬
歌管歇蜀女酒旗招檀板花間促琴心曲裏挑
春憐金谷近人憶馬卿遥秦失名原重君平句
故超肝腸俱莽莽去住各蕭蕭何日龍山下都
將礪礪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身身身身

五二

刻吳虎侯遺集詩卷四

梁溪吳寅虎侯著

白狼單思恭惠仍閱

門人孫閔基郁離較

孫閔奎紫文

五日湖上有懷張心古

扁舟五日晝呼盧萬頃濤聲壯太湖觴政每逢
吾黨刻雄心偏愛酒人扶魚龍寂寞虛疑楚麋
鹿依稀欲吊吳回首重憐詞賦客也應痛飲讀

騷無

春暮有懷薛詢于

春盡江南萬樹蒼
片帆西挂夕陽傍
輕風不冷王孫艸
暮色偏催少女柔
幾部蛙鳴闐鼓吹
數行官柳暗池塘
美人只隔盈盈水
欲采蘼蕪若箇將

贈馬君常

風流誰復與君同
逢掖名尊漢代雄
自古才人多姓馬
於今絳帳復推融
著書業擅名山計
草

檄文高諭蜀風巖
穴豈容君久臥
龍山今已擬隆中

無題

芙蓉爲肉玉爲顏
眉黛依稀見遠山
按曲誰從天上度
吹簫人自月中還
芳蘭作體憐韓壽
楊柳如腰妬小蠻
一自彩雲驚散後
分明笑語若爲攀

留別吳門王晉叔

蕭條湖海若爲羣
匹馬長途喜遇君
短劍自依

吳苑月征袍猶戀虎丘雲論文忽起青山色把
酒愁看白日曛別去可能邀杖履九龍蒼翠正
氤氳

春日本符索詩限兄字

白眼風塵二子情相逢湖海足平生千秋兔尾
霞光紫一片魚腸雪色明慧遠社荒誰是長高
陽池在愧稱兄憑君莫問升沉事峽裏桃花浪
欲平

君家有桃花峽故云

病起

偃蹇乾坤一病夫文園靜掩自跼踖閒來直任
生髀肉老至無心擊唾壺把酒江天高氣色著
書水國長菰蒲積薪事業何須問長笑青天看
蜀盧

青湖先生由江陰學博量移海澄暫入楚

歸省賦別

宣室思才問舊賢徵書十月下江邊一官瓠落
寧雞肋百雉專城亦鳳遷定省暫依三楚夢恩
波遙入八閩天獨愁去後餘桃李雨露能如此

日鮮

茅止生訪余雞鳴山中傾蓋雄談意氣甚

壯詩以贈之

風流四海說茅生早歲葵丘獨建盟酒國諸侯

朝玉帛詞壇社稷壯金城

君大父爲鹿門先生

功名笑勒

燕然石意氣羞稱漢使纓自愧夜郎常備強祗

今神盡在班荆

贈樵李吳興公兼呈江上李爾承爾承自

號痴落杯

石頭城下乍相逢選勝呼盧事事同君自翩翩

追季重我猶寂寂愧王融壯遊共指燕磯石吊

古惟懷木末風最愛長康號痴絕甚鞋落柘酒

樓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虎侯集

六十七

刻吳虎侯遺集詩卷五

梁溪吳寅虎侯著

同邑馬世奇君常閱

孫闕基郁離

門人孫闕奎紫文較

寄安無咎

與君初別時秋空三五夜
回首不堪思墻頭花已謝

行行青溪上側見雙鯉魚
殷勤問雙鯉莫有故

人書

莫問狂奴態狂奴態更狂春來無一事日日酒
壚旁

涉江采蘼蕪云以寄遠道豈無桃李花知君好
芳艸

山中得寒字

歸舟帶月寒客散酒初殘製就高山曲逢人未
敢彈

寶劍鏡光寒相將人若蘭未須云解贈肝膽向

誰看

虛亭十二詠

烟柳

楊柳醉踈烟臨池浴輕碧畱待曉鶯藏行人莫
攀折

露荷

清池只一畝應喚若邪溪露下摘蓮子水深人
欲迷

蛙聲

池塘初雨後引客醉流霞莫謾尋絲竹新添兩
部蛙

鳥語

衙齋吏散時虛亭坐蕭索何處忽聞聲黃鸝叫
深碧

水月

明月落清池清光鑿髮髮只訝落水壺不辨水
與月

蘿風

虛窓暑不過水氣坐來多捲幔聞清籟涼風吹
薜蘿

畸堤

柳下剩殘堤零星沒平楚好爲種桃花題作避
秦所

繡井

右軍好臨池先生常汲井試取井中泉驚翻墨
花冷

浮巢

駕木構危巢棲人不棲鳥留飲於其中坐看天
地小

圓舫

先生最耽奇爲舫狀如掌棹入荷花中白眼看
來徃

踈竹

種竹不種多數竿亦自足拂水試輕風踈踈數
片玉

短蒲

青青池中蒲疑卽古綠雪長或不盈把多應有

九節

四怨三愁五情詩

哭於兒阿紀

唐曹鄴嘗作四怨三愁五情詩而又自爲
之說曰鬱於中者怨也阻於外者愁也犯
於性者情也三者或中一焉能使人爲顛
爲沴爲蚤死幸未死前作四怨三愁五情
詩以望人救嗟乎余中斯物久矣爲顛爲
沴爲蚤死所不可知擬爲此詩亦望憐我

者救我耳

其一怨

神理若爲理天道將何道速去何益來速化何益好

其二怨

纍纍北邙上其鬼盡衰老緊我獨何爲奪人在懷抱

其三怨

美好物所忌聰明衆所傾如何天上路猶似世

間情

其四怨

其次不及情忘情欺我耳伯輿故知言終當以情歿

其一愁朝愁

夜睡不到眼漫漫愁未旦慘眼不堪開開處都成歎

其二愁暮愁

盼得白日西欲把愁懷亂夢裏見兒來肝腸依

舊斷

其三愁朝二暮二愁

朝愁暮亦愁愁來無處送強欲把愁鋤未鋤意先痛

其一情

祇恐爺出門兒啼阻爺路一行一盼兒兒望垂楊處

其二情

出門亦牽衣入門亦牽衣白楊衰草裏何處望

爺歸

其三情

憶兒將去時聲微不成響耳畔一聲爺千聲萬聲想

其四情

兒今應再來恐謂他人父汝笑我不聞我哭汝難顧

其五情

莫謂他人母莫謂他人父無忘將去盟細認歸

附
雜言

九原不起鮑叔千金難鑄子期只合買山避世
於陵仲子吾師

人情忽雲忽雨吾道南山北山任爾青雲九萬
輪他明月半灣

詞賦曹劉稱祖文章遷固吾師何事南蠻鳩舌
不思用夏變夷

歷下洵哉鵠立弇州綽矣雁行一自楚歌饒舌
笑他通國如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身
月
在
年

下
冊

刻吳虎侯遺集詩卷六

梁溪吳 寅虎侯著

鹿城何 謙非鳴閔

孫闕基郁離 較

門人 孫闕奎紫文

寄朱伯延

何須躑躅嘆風塵
聞說波濤近正新
好向太湖尋隙地
與君同作避秦人

贈程彥明

如君意氣誰與比一片頭顱電光紫慷慨何知
四壁貧逢人只問新豐市

代送戴邑丞

芙蓉湖上晝鳴榔錦纜遙牽淥水長到處春風
吹墨綬竭來猶帶惠泉香

唁馬君常下第

馬君辭賦藉如雷三十何當尚艸萊自是漢宮
無狗監君王非是不憐才

莫愁龍劍老豐城神物由來秘不成此日斗邊

多異氣張華不久辟雷生

寄友

春山如黛艸青青一倍離人惜別情何日重來
一斗酒綠楊枝下聽啼鶯
一春多病酒腸枯猶憶當年舊酒徒知爾談天
神愈王肯來說卻病魔無
文采由來擅虎頭看君俠烈亦千秋可能爲買
吳門練寫我胸中萬丈愁

止酒

除却粗豪學面墻已拚寂寞事空王
狂來猶似當年態記取床頭索酒嘗

姑蘇懷古

西施舞罷霸圖空此日猶餘大國風
春水茫茫春草綠不知誰是館娃宮

八月十五夜

千疊雲山千疊明萬家秋色萬家情
何人譜得姮娥曲猶是當年月裡聲

楊柳詞

枝枝交鎖渡頭春
遮莫黃鸝好護頰
不怕折殘堤上色
只愁驚起客中人

和傅遠度雪山九歌

一讀書

悔把雄心耗蠹魚
從今不羨子雲居
英雄自有胸中血
荆叢何曾解讀書

二弄刀

曾向人誇白雪高
世人只是說蕭曹
名山不管詞人恨
賣却琴書學弄刀

三賣漿

不著儒冠犢鼻糲十年空自賦長楊莫言市肆
無豪傑毛薛由來亦賣漿

四烏紗

乾坤何處問生涯飯是胡麻酒是霞自有青山
供白眼肯將強項禮烏紗

五衲頭

誰說男兒定拜侯男兒千古有浮丘閒情不耐
興亡恨收拾都將付衲頭

六蒲團

羊裘不進釣魚竿馬革飄零罷據鞍只恐壯懷
銷不盡西來乞得一蒲團

七鉢盂

劉項中分計亦愚庖犧一畫事猶迂從今悟得
三生法飯罷河邊洗鉢盂

八楞嚴

書箴不插插經箴衲挂藤蘿杖挂簾漫說長齋
無一事閒呼米汁讀楞嚴

九雪山

鬼厭多才仙厭頑黃金何計駐紅顏欲知不二
門中法遮莫尼山是雪山

贈艾子魏八首

空谷於今有足音相逢笑指匣中琴風塵愁唱
倚蘭曲共唱當年梁父吟君號梁父山人
不衿不履氣蕭颯家近秦淮古渡頭銀管已曾
高白雪頭顱仍不羨黃流
弱冠人傳作賦名文章今日有長城誰言賈誼

稱才子浪說終軍獨請纓

薄俗其誰解報恩人湖海得王孫看君袖裏

蓮花鐵常自模糊帶血痕昔有室更爲然未報恩之句余甚壯之

三十無家世所嗤蕭然草莽愧稱臣於今不作

虞翻恨四海知心有若人

梁帝臺邊意氣深交黃金何須解劍

頻相贈自有男兒

五指如龍五色鱗公吹氣勝吹蘭知君自抱

長源骨喚取吳儂作懶殘

詩六之五

七言絕句

身房集 卷之八
鷄鳴山寺語忡忡立馬相看意氣中
熱血滿懷消不得臨行頻囑酒千鍾

巽閣十景

鍾山佳氣

疑烟疑霧復疑秋把酒驚看紫氣浮
自是 聖朝多王氣非關龍劍欲冲牛

禁殿祥輝

鳳城隱隱俯丹青 御院春深柳色驕
莫訝祥光天際起懸知此處鬼神朝

璧水文漪

憑虛百尺水邊開搔首青天問酒盃
風動不知霞散綺却疑璧水有蜃臺

麗樵夕照

萬山空翠四時秋六代風烟一望收
何處催人動詩思麗樵一半夕陽流

槐市春雲

槐市已廢

長安春色此中分樽酒逢人好論文
日暮江東離思起依稀槐市有棲雲

柳營秋月

高閣平臨 御較場萬家寒色滿垂楊關情最是清秋夜三五月明人舉觴

晴空倚塔

浮屠百仞倚晴空鳥道千盤似欲通極目忽驚逢舍利白毫光在在無中

碧落環峰

誰辨千峰與萬峰翠微環鎖紫芙蓉莫言深處無人到指點依稀有赤松

雞鳴清梵

不近紅塵近化城坐來常使道心生憑空忽謾聞清響半是鐘聲半磬聲

雉堞蒼烟

漢家雉堞與雲連回首嘗看五色鮮客到只愁雲作雨不知萬井耕田

題旅中小景

小窗幽鳥

小窗枕簟夕陽斜窗下幽人臥曉霞野鳥似欺

人不見飛來啣落枕邊花

客樹高蟬

深林六月早涼生一榻清風一枕清午夢忽驚
誰喚醒不知高樹有蟬聲

斜陽塔影

長空俯瞰浮雲沒塔影浮空杳如鶻晚來踈樹
夕陽斜倒挂長松候明月

殘月鐘聲

嫦娥靚裝半明沒冷露無聲兔痕濕夜半空庭

何處鐘一聲敲落樓頭月

平疇烟雨

夕陽初下暑初收人似瀟湘水似秋門外數峯
青不了半空煙雨過平疇

曲徑涼風

平林漠漠散幽香曲徑風來透晚涼夜來却嫌
霜露冷呼童急爲索衣裳

薛師會葬

一曲蒿歌薤露新隴頭風雨正愁人此時自有

悲秋恨縱得梅花不是春

白馬蕭蕭素旄前晉陵城外淚如烟如何一路
聽山鳥不是黃鸝是杜鵑

哭亾兒阿紀

記得兒生歲在辰頭顱嶽嶽氣粼粼祇云麟鳳
占非假誰信龍蛇識是真

香案前頭小弄臣謫來塵世暫稱人早知上帝
收靈急悔結當年草草因

蘭枯桂死夜光灾滿日愁雲慘不開若得靈根



莫嫌草草下神京
賸有人間虎子名
知爾烈魂
消不得青芝之無數
墓前生

